度支奏議

度支奏議卷之二十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淄青畢自嚴覼草

痰暈陡發ㄱ勢阽ㄴ疏

奏為痰暈陡發病勢阽危、懇乞

天慈、給假調理事臣自嚴一介草茅、至愚極陋、仰荷

聖明優容、竊祿四十餘年、頃以桑榆暮景、待皐計曹、

又已五載、汲深綆短、自知甚明、先是屢疏乞休

輒奉

天恩慰留、責以大義、臣捫心惶汗、犬馬戀主、匪

第義無所逃真自情不容忽用是不顧衰憊力供職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也數月以來拮据部務晝入夜出率以爲常但臣素患痰火眩暈兼苦下部痠軟每遇

朝祭大典惴惴以傾覆爲慮恐死強支幸未失儀頃以關寧薊密等處兵馬錢糧經制奉

旨合奏督撫查報已到兵部會議再三不容更緩每日公同司官劉鎬謝肇玄督率吏書磨勘銷筭具疏題覆甫獲脫稿正畫題繕寫間二十四日

酉刻出署纔有步兵行至後堂陡爾昏暈仆地不省人事班役扶掖灌救良久方醒乃始攙扶歸寓又復昏暈如前家人驚慌啼泣急延醫官韓恭伯胗視投以搜風化痰湯劑終苦頭目昏眩手足麻木幾不知四大之爲我有而計務之尚在其躬也延至次早連進前藥猶覺手不能執筆足不能履地葢臣以踰六望七之年黽勉撐持不謂一蹶不振如此力疾弗克入部內省倍覺瘝官輒用哀籲

聖明乞假調理萬一稍有起色即圖報稱盡瘁若果
　病入膏肓再容叩
闕乞骸臣病困中口占具奏萬與
天恩俯俞殘喘幸甚臣自嚴可任隕越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奏本月二十九日奉
旨時艱甚劇兵食方殷卿以勤練持籌屢旨自惡
正當一意急公何得輙懷弛卸着即出視事不必
請假該部知道欽此

積病難痊乞賸可乞疏

奏為積病難痊懇賸可虞報

主有心延生無計懇祈

聖明矜憐允放以無重誤

國計事頃臣自嚴於本月二十四日薄暮陡中風

痰昏迷二次延醫救治良久方醒隨於二十六

日具疏請假調理言念

君恩浩蕩涓滴未酬猶冀徐俟小愈駑竭自効不謂

數日以來頭目昏眩如在雲霧強起視事旋即

傾仆臣始自歎此身已矣不復再堪鞭策矣遠

二十九日見邸報臣前給假疏奉

聖旨時艱甚劇兵食方殷卿以勤練持籌屢肯自悉

正當一意急公何得輙懷弛卸着即出視事不必

請假該部知道欽〻竊念臣昏耗已甚辜過已深、

幸荷

聖明包荒、得逭斧鑕、無奈衰病侵尋、大慮曠鰥、勤練

之稱、實非臣所克堪也、弛卸之念尤非臣所敢

萌也、正爲時艱身瘁、亟須引退以避賢路、豈緣

望與館穀希圖自便而昧急公伏祈思議垂
內懷愧恧若果有此眞罪不容於死矣惟是臣本
豎儒力綿任鉅又玷計曹心血盡枯以故元氣
潟殘肢體困憊膏肓之疾一發而不可救藥連
日延醫胗視僉謂標本俱病氣血兩傷委非一
朝一夕之積即今痰涎壅盛嗽聲不絕床褥呻
吟痿痺已著臣誠貿貿自失且惴惴知懼也今
日何時主計何官非得精明強幹之身決難勝
任如臣眞衰眞病人所共見共聞尚可嘗試而

漫爲乎葢葵心向日何忍輕棄於
淸時、而蒲質經秋、莫能自必其殘喘微臣雖欲畢竭
犬馬之力而已萬萬不能矣
皇上雖欲收臣桑榆之効、而亦萬萬無望矣臣平日
顧單
國不服顧性命今日悞性命且以悞單
國、忽得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內戎政尚書閔夢得
因患痺疾乞休荷蒙
聖恩允放同籍今臣病證相同而又過之伏乞

聖明、亦祝同之、

矜憐允放、

早擇英賢料理計務臣雖溘先朝露猶瞑目無憾也、

亦自嚴可勝哀鳴懇禱之至

崇禎五年三月初一日具

奏本月初[illegible]日奉

旨前有[illegible][illegible]已明、何復有此奏、若辦事艱虞大臣

輒托疾規卸、更望何人幹濟、著即出視事、不得再

陳該部知道欽此

遵　旨再估西協撫賞貨物疏

題爲撫賞已經實查謹據數彙冊隨併撫物

進呈

御覽以憑

聖裁事崇禎五年二月十一日戸科抄出該本部會

同兵部尚書熊明遇及戸　兵科都給事中玄默

等題會估西協撫賞貨物價值緣繇等因崇禎

五年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貨物濫惡緐科實用乃會估與原價不甚相違

且稱新置尚恐不足何以清釐目破還著再行核
估確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於二月
十六日復會同兵部尚書熊明遇戶科都給事
中玄默給事中朱又煥兵科都給事中汪始亨
給事中黃紹杰齊集
東勳房將西協賞物與集原估牙行人等逐一覆
估除紬綾者照前估無異外再詳揀粗糟等貨
重加減估該臣等看得嚴核賞彝確估物價臣
等看藏前擬業具陳大端矣今因會估與原價

不甚相遠及有新置尚恐不足一語似與淸蠶

之意未協奉

旨再行核估敢不仰體

聖明勞過至意蓋臣等書生止能辨物美惡未必盡

諳時價會估之日悉聽牙行人等驗估確報臣

等分单酌定有減無增彼時牙行揀呈舊錦通

衣等件稱其袖小色淡實價止值如許若論未

縫色鮮之時原價亦不能買臣等驗以爲然故

前疏云不敢輕徇浮估以縱貪委之朘削者爲

舊物難冒實價也又云不敢刻意裁估以遺承
買之後艱者慮裁價難買新貨也會估事出核
價故直隸牙行所報斟酌於新舊之值誠恐日
後奸委反藉裁價仍易粗惡故詳舉以入
告原爲邏事却慮非爲侵冒開端然亦本協賞物委
較他鎮稍堪視前宣鎮及今中協所進實有差
等但等於别項會估未嘗不嚴爲裁削也謹將
今次改估物價開列于後 葢幾無餘地矣
計開

白馬關

金段一疋前估一兩三錢今再四審估綵

粗又減二錢實值一兩一錢

紅布一疋前減估價一錢今估與前無異

天青段一疋前減估價一兩二錢今估與

前無異

白布一疋前減估價六分五釐今估與前

無異

金裙一條前估價七錢今估與前無異

青布一疋前減估價九分今估與前無異

藍布一疋前減估價七分今估與前無異

段裙一條前減估價五錢今估與前無異

羊皮金一張前減估價三分今估與前無

異

通衣一件前減估價五兩今再四番估舊

又減五錢止筭四兩五錢

黒峪關

大金段一疋前減估價一兩七錢今估絲

粗又減一錢實止筭一兩六錢

二等通紬一件前減估四兩五錢今再四

舊估紬小太舊又減五錢止筭四兩

金裙一條前減估價六錢今估與前無異

白粗布一疋前減估價五分今估與前無

異

金裙一條前估價八錢今估與前無異

金裙一條前減估價五錢今估與前無異

青紬布一疋前減估價九分今估與前無

異
藍粗布一疋前減估價六分五釐今估與
前無異
三等通袖一件前減估價三兩今估與前
無異
一等通袖一件前估七兩今再四審估係
粗又減五錢止筭六兩五錢

潮河川
色段一疋前估價三錢今估與前無異

小金段一疋前估價一兩今估與前無異

遍地金一疋前估價一兩二錢今估與前
無異

藍粗布一疋前估價六分今估與前無異

帽段一疋前估一兩二錢今再四審估緣
粗又減二錢止筭一兩

金衣一件前估價五兩今估與前無異

貂鼠皮一張前估價五錢今估與前無異

白綾一疋前估一兩二錢今再四審估緣

单有粉薄又減二錢止筭一兩

水獺皮一張前減估價二錢今估與前無異

補段一疋前估一兩八錢今再四酌估舊又減二錢止筭一兩六錢

白粗布一疋前減估價五分五釐今估與前無異

金裙一條前估價八錢今估與前無異

紅布一疋前減估價九分今估與前無異

色紬一疋前估一兩一錢今再四審估薄
又減一錢止算一兩
狐狸皮一張前減估價一錢今估與前無
異
色裙一條前減估價三錢今估與前無異
紅褐一疋前估七錢今再四審估粗又減
一錢止算六錢
大水帖
補衣一件前 以八錢五分八釐三毫零

今估減去八錢三毫
金裙一條前減估價六錢今估與前無異
色裙一條前減估價二錢今估與前無異
通衣一件前減估價三兩今估與前無異
漂白布一疋前減估價一錢二分今估與
前無異
白粗布一疋前減估價八分今估與前無
異
花絹半疋前估價二錢二分五釐今估與

前無異
白平機布一疋前估價二錢今估與前無
異
大天青段一疋前估七錢今再四番估短
又減一錢止筭六錢
遍地金一疋前估二兩七錢一分今再四
番估舊又減三錢止筭二兩四錢一分
大京藍布一疋前估價二錢二分今估與
前無異

藍乾機布一疋前減估價一錢三分今估

與前無異

小京藍布一疋前估價一錢五分今估與

前無異

筩青布一疋前估價一錢二分今估與前

無異

紅乾機布一疋前估價一錢五分今估與

前無異

紅素叚一疋前估價三錢五分今估與前

無異

崇禎五年三月初五日具

題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撫賞貨物覈估價值依議其以前置買經手何人着監視查明職名照數追補據實具奏欽此

臣病實深鬪命增懼疏

奏爲臣病實深

鬪

命增懼謹遵

旨力疾勉出以明分義事臣照臣以桑榆暮景久困

馳驅邇者中旅二次病勢萬分阽危

國計萬分難任臣不得已叩

闕哀籲仰冀

聖明矜憐允放塡於三月初一日具有積病難痊一

疏本月初四日奉

聖旨前旨諭卿已明何復有此奏若時事艱虞大臣輒托疾規卸更望何人斡濟着即出視事不得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再四惶悚無地夫平居而竊祿、時艱而掉臂、則不忠不敬、莫大乎是、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審果若斯、何辭斧鑕、但臣年齒向頹、二竪相侵、痰喘交攻、一病垂死、昕夕昏暈、如墮雲霧、方今時事倥偬、稍遲一刻、則立誤機宜、頭緒紛紜、稍爭一著、即坐基事變、似此形神狼狽、何能曲討盈縮、深媿鈍頑、久妨賢路、蚤

許
國以罷臣無補臣以誤
國實區區下願也迺蒙
聖慈優渥
明綸渙頒惕以艱虞責以規卸似謂老馬尚可識途
不忍餘生遽爾塡壑臣揣力業已殫竭而祐詞
實難再瀆盚
恩重如山即捐糜何足言報而義寧逃兩將軀命轉
見爲輕臣於此時雖病危而不敢言病雖宜去

而不敢言去稍幸杜門以來荏苒旬餘藥裹時

親畧有起色只得力疾竭蹶謝

恩入部若其微倖小愈或可勉支數月時事必寧毋

圖乞骸萬一大命近止溘先朝露要畢微臣致

身之義而止今固難以預料也亦自嚴可任惶

悚隕越之至

崇禎五年三月初六日具

奏本月初九日奉

旨覽卿奏已遵旨視事具見恪慎邊計方殷還悉

盧請籌節裕長策以資撻伐用付委任該部知道

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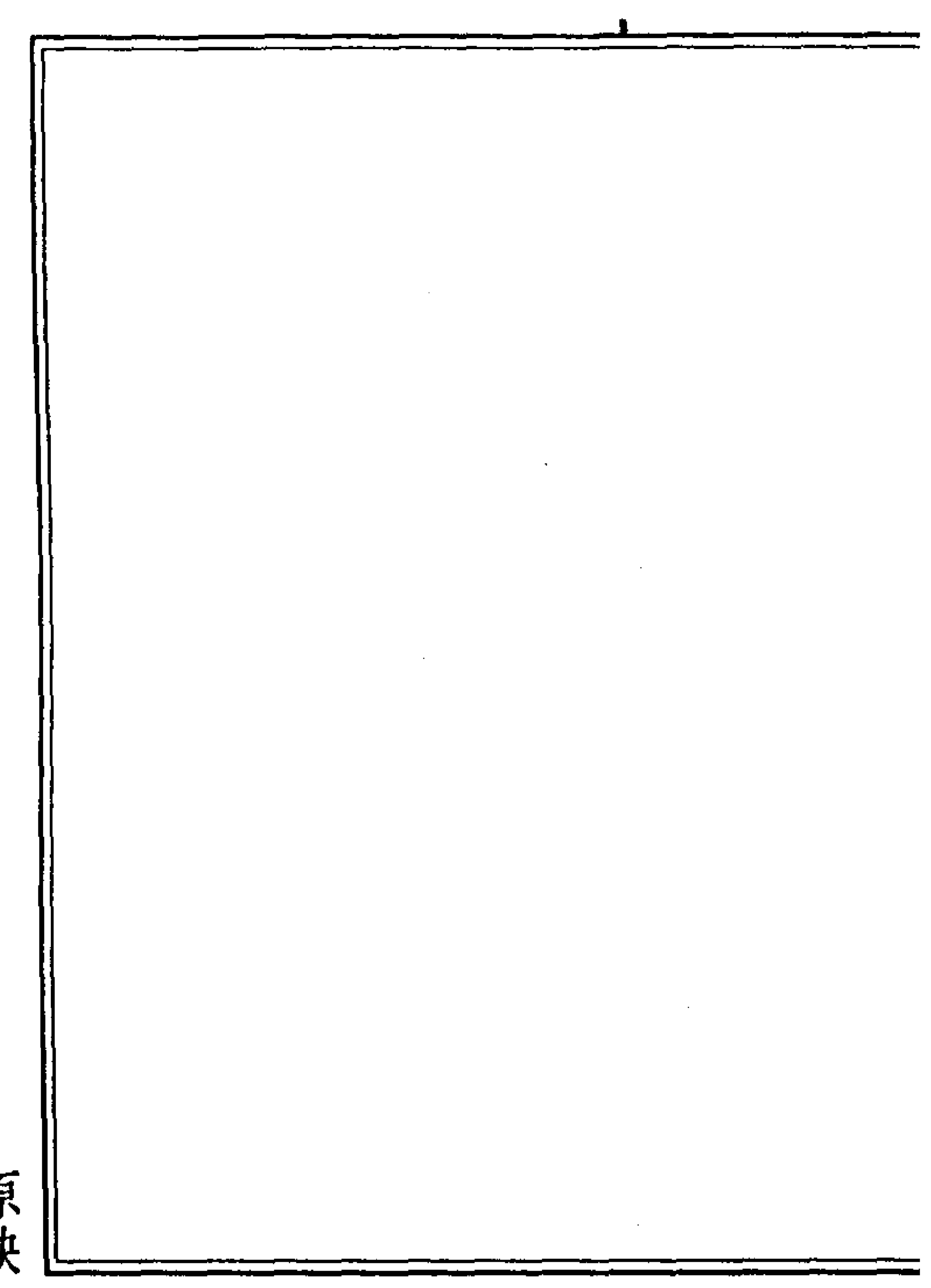
會估薊鎮中協撫賞貨物疏

題為恭報查過撫賞銀兩貨物事崇禎五年二月初一日戶科抄出監視薊鎮中協太監王之心

題前事等因崇禎五年正月三十日奉

聖旨這查過歷年撫賞銀貨數目知道了各委倭欠的着該撫按嚴提追比貨物不堪的仍挨查經手責令賠補三年分撫賞何故二年預發致有陷失兵部又何故多發且庫折至四百餘兩脩工豈無額設應否動支賞銀節剩銀兩郎宜還庫何故任

婪委侵用逼着查核明白具奏見貯貨物轉移西
協該部即與議覆所進段布等項併同該科確估
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提追各
委侵欠挨查經手責賠及預發多發撫賞等項
聽監視撫按各衙門遵
旨查核具奏外其轉移賞貨并會估物價係臣部議
覆謹遵
旨于二月十六日會同兵部尚書熊明遇戶科都給
事中玄默兵科都給事中汪始亨齊集東朝房



原缺

尺一寸估減三分

紅布一疋原價一錢一分五釐長一丈八尺濶九寸估減三分五釐

白布一疋原價七分長一丈四尺濶一尺估減三分

毛青布一疋原價一錢二分七釐長一丈八尺濶九寸估減四分七釐

鐵青布一疋原價一錢五分長一丈八尺濶九寸估減六分

崇禎五年三月十一日具

題本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估減賞物價值知道了即着該撫同監視嚴

提婪委將冒價照數追賠其與西協轉移貲値依

議行欽此

會估山西撫賞貨物疏

題爲遵

旨會查撫賞事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戸科抄出

監視山西太監劉允中題前事等因崇禎五年

正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這查過撫賞貨物數目知道了其低假朽爛等

物歷來司道糧廳不行稽覈顯屬通同使用豈獨

各委之罪着會同撫按挨查年分記號責令原委

勒限補償仍將司道糧廳職名明開奏參不許隱

漏所進段疋皮張該部科詳估確議來說該衙門
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提追各委侵冒挨查
年分記號責令賠補其司道糧廳各官職名明
開奏
奏聽監視撫按各衙門遵
旨查核具奏外該臣部謹遵
明旨會同兵部尚書熊明遇戶科都給事中玄黙給
事中朱又焕兵科都給事中汪始亨給事中黄

東朝爲將山西鎮賞物與集崇文門牙行人等公
同驗估計丈尺幷酌質料復辯舊新于再三權
度之中寓稱物平施之意內有無容議減者因
原質既眞其有可應減者雖錙銖必較程量悉
秉于公虛既難掩今日衆人之目吹求總期于
核實幷足服當日領委之心今將估過賞物數
目及減價緣繇開列上
聞恭候
命下移文該鎮督撫監視衙門將浮冒價值照數追

賠入官庚婁委懲而邉政肅矣

計開

上頭號蟒段一疋顏色大紅長四丈濶一尺七寸原價九兩五錢五釐今估價值無異

頭號南京蟒段一疋係玄色長四丈濶二尺原價九兩六錢今估值八兩六錢計減一兩

頭號蟒段一疋係木紅色長三丈五尺濶一尺八寸原價七兩四錢九分八釐今估值

六兩四錢九分八釐計減一兩

吳號蟒段一疋係木紅色長三丈二尺濶一尺八寸原價三兩九錢七分二釐九毫八絲今估值三兩三錢計減六錢七分二釐九毫八絲

遍地金段一疋係木紅色長三丈濶一尺六寸原價一兩七錢三分四毫今估值一兩五錢計減二錢三分四毫

金段一疋係天青色長三丈濶一尺八寸原

價二兩一錢九分四釐九毫七絲今估值

一兩八錢計減三錢九分四釐九毫七絲

上段一疋係木紅色長二丈七尺濶一尺七

寸原價一兩四錢一分七釐五毫五絲今

估值一兩三錢計減一錢一分七釐五毫

五絲

中段一疋係木紅色長二丈五尺濶一尺六

寸原價七錢九分二釐八毫一絲今估值

六錢五分計減一錢四分二釐八毫一絲

大段一疋係木紅色長一丈八尺濶一尺八寸原價四錢一分一釐三毫今估值四錢計減一分一釐三毫

粧花女衣一件係紅遍地金褪段長二丈七尺濶一尺七寸原價一兩三錢二分一釐六毫今估值一兩二錢計減一錢二分一釐六毫

粧花綠裙六幅濶一尺七寸原價一兩三錢二分一釐六毫今估值一兩三錢計減二

分一釐六毫
頭號水獺皮一張原價八錢八分今估值五
錢計減三錢八分
二號水獺皮一張原價七錢八分今估值四
錢五分計減三錢三分
三號水獺皮一張原價五錢一分二毫今估
值三錢五分計減一錢六分二毫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具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這山西鎮撫賞物價既經覈估俱依議即着該

督撫同監視遵旨嚴提各委照數追補具奏欽此

會估大同撫賞貨物疏

題爲恭報盤查過撫夷銀兩段布器物等件見在數目事崇禎五年正月二十日戶科抄出監視大同鎮糧餉兵馬邊墻撫賞等事御馬監太監劉文忠題前事等因崇禎五年正月十九日奉
聖旨這查過庫貯賞夷銀貨數目知道了據稱冊內所開諸物粗惡不堪顯有侵冒情弊俟撫賞冊卷磨勘完日通行覈算具奏今後置買貨物務選擇廉幹不許輕徇濫委其驗收給發俱着該撫會同

監視嚴加稽覈如有冒價濫支等情盡法重治這
所進段疋等物該部科詳估確議來說該衙門知
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行該撫今後務擇廉幹
委買并會同監視衙門驗收外其
進呈貨物臣等遵
旨會同兵部尚書熊明遇戶科都給事中玄默給事
中朱文煥兵科都給事中汪始亨給事中黃紹
杰齊集
東廠房將大同鎮貨物傳與崇文門牙行人等公

[illegible]新規一驗看大抵貨價之失真總繇出入
之弊在委官領價之時既先居爲奇貨及驗
收發散之際又陰飾其侵欺狐鼠因緣爲奸弑
獘何難類玉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皇上遡流窮源懲前毖後此後置買委用務公選廉
幹之使則請奸鑽營之路已窮收發查驗要悉
歸執法之地則胥小通同之途并塞煌煌
明旨照徹淵微從此稽查既密出入一清胃濫可無
虞矣今將所估賞物詳核新舊顏色丈尺及應

減分數與照舊緣繇開列上

聞恭候

命下移文該督撫監視衙門將浮冒價值照數追倍

入官庶婪委懲而邉政肅矣

計開

官緑蟒段一疋長四丈濶一尺八寸原價一

十二两今估值一十两計減二两

木紅蘇金段一疋長三丈濶二尺原價一两

七錢今估值一两三錢計減四錢

[illegible]水潞州織金女袍一疋長三丈五尺濶二
尺原價四兩今估值三兩五錢計減五錢
木紅錢羽段一疋長三丈濶一尺八寸原價
一兩三錢今估值一兩一錢計減二錢
徧地金抹絨粧花襖一疋長二丈八尺濶一
尺七寸原價二兩二錢今估價值無異
徧地金抹絨粧花女裙一疋計六幅原價二
兩二錢今估價值無異
大紅金錢羽段一疋長三丈濶一尺八寸原

[illegible]二兩今估價值無異

本[illegible]上兼段一疋長三丈濶二尺原價二兩

今估值一兩八錢計減二錢

本[illegible]上兼段一疋長三丈濶二尺原價一兩

九錢今估值一兩七錢計減二錢

本[illegible]次官段一疋長二丈濶一尺六寸原價

九錢四分今估值六錢計減三錢四分

白[illegible]一疋長二丈濶一尺七寸原價一兩三

錢三分今估值八錢計減五錢三分

木紅福地金粉段一疋長二丈五尺濶一尺六寸原價一兩六錢今估價值無異

木紅真遠段一疋長三丈濶一尺七寸原價九錢今估值八錢計减一錢

木紅粉段一疋長一丈八尺濶一尺六寸原價五錢今估值一錢五分計减三錢五分

木紅褶羽段一疋長三丈濶一尺八寸原價二兩今估價值無異

木紅唐錢羽段一疋長三丈濶一尺八寸原

價一兩六錢今估價值無異
木紅正次長頭段一疋長三丈濶一尺六寸
原價一兩二錢七分今估值一兩二錢計
減七分
紅閃綠䄉兼絨段一疋長三丈二尺濶二尺
原價二兩今估價值無異
雜色段一疋長三丈二尺濶一尺八寸原價
一兩八錢今估值一兩七錢計減一錢
玄青金段一疋長三丈濶一尺八寸原價三

兩三錢今估值三兩計減三錢

木紅二遶段一疋長一丈八尺濶一尺五寸

原價七錢今估值四錢計減三錢

木紅大潞紬一疋長二丈五尺濶一尺五寸

原價一兩六錢八分今估價值無異

木紅中潞紬一疋長一丈八尺濶一尺三寸

原價八錢四分今估值七錢計減一錢四

分

上號藍梭布一疋長一丈八尺濶一尺二寸

原價一錢二分今估價值無異

紅青棱布一疋長一丈七尺濶一尺原價一錢五分五釐今估值一錢二分計減三分五釐

烏青棱布一疋長一丈七尺濶一尺原價一錢一分五釐今估值一錢計減一分五釐

藍棱布一疋長一丈六尺濶一尺原價一錢一分今估值六分計減五分

白棱布一疋長一丈六尺濶一尺原價一錢

一分今估値一錢計減一分

桃紅梭布一疋長一丈六尺濶九寸原價一

錢六分今估値一錢二分計減四分

木紅褐一疋長三丈濶一尺四寸原價六錢

今估價値無異

茶葉一包原價八釐今估價値無異

褋色絲線一斤原價八錢秤止七兩今估値

二錢八分如一斤估價五錢

曲沃布一疋長二丈濶九寸原價一錢今估

値六分計减四分

羊皮金一張原價四分今估價值無異

虎皮一張原價二兩毛全爪無今估價一兩

五錢計减五錢

豹皮一張原價二兩毛脫今估價四錢計减

一兩六錢

頂號水獺皮一張原價九錢九分今估値四

錢五分計减五錢四分

頭號水獺皮一張原價九錢五分今估値四

錢三分計減五錢

二號水獺皮一張原價八錢五分今估值三

錢五分計減六錢

次二號水獺皮一張原價七錢六分今估值

二錢五分計減五錢一分

黃號水獺皮一張原價五錢今估值六分計

減四錢四分

狐皮一張原價二錢九分今估值二錢計減

九分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具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大同撫賞物價既經會估明白依議行該督撫會同監視嚴追浮冒不得延縱欽此

回奏徐日曦開復認罪疏

奏爲遵

旨回奏乞

恩認罪事先是總漕部院李待問應天撫按莊祖誨陳乾陽會題松江府推官徐日曦開復前降職級緣繇臣部如議具覆崇禎五年四月十五日

奉

聖旨徐日曦准再復三級餘俟京邊銀解到再議本內署印前稱一月後稱一季是何不併又遲抑終

身是何說該司官著同奏欽此欽遵臣不覺瞿然
增懼爽然自失臣以衰朽闒劣之身承乏度支
一切題覆皆臣之事則諸所未當皆臣之罪也
皇上不加臣譴責而第令司官回奏誠不啻
恩俾高厚矣除雲南司郎中潘永圖自行具疏回
奏外臣查徐日曦先以崇禎三年催兑折漕奉
旨降職五級崇禎三年漕事既竣伏蒙
聖恩准其復職二級仍俟新運完日再議今五年漕
事又竣總漕撫按疏至臣誠不得不如議具覆

也惟是元年京邊餉糧查參降級先准該撫曾
文衙移咨開復臣部回咨仍聽彼中撫按遵
照浙例徑自具題及諸臣附入完漕疏中代題
原銀三千九百兩僅解到三千七百兩尚有二
百兩起解未到臣亦不敢代為諱也徐日曦署
印日月久近臣部無可查考但查撫臣前咨內
稱上海京邊截日扣筭一季該三千九百兩有
奇徐日曦以司李攝縣篆隨巡查盤奔走不遑
實歷縣務不過月餘今次來疏直稱署印一月

故雲南司准邉餉司付文據原咨入疏蓋外稱
一月似除隨廵查盤而言而內稱一季實通論
署印徵糧之日亦勿欺之義也前項情節皆據
該司開報入疏今該司見在回
奏臣無容多贅也至遏抑終身一語則該司具稿
原無而臣看閱之際偶有點綴不過因撫按之
獎詡而過爲憐才緣資俸之已深而代爲乞
恩忽不覺其意圓而語滯激切而不倫矣案牘既紛
倉皇無當臣愚當受失言之罪若該之司官則

之任受也臣部諸蹶雖經司官削藁多竄
臣忠擬定若復以此賠累司官無論臣有靦面
目難立司屬之上且恐後日不便再為商確其
所關於職掌者不細是用據實剖陳甘伏失言
之罪無以臣之愚昧而更累及司官則厚幸矣
謹同郎中潘永圖一并回
奏認罪伏乞
聖明鑒裁處分施行臣愚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崇禎五年四月二十日具

奏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知道了該司官已有旨卿部務勤繁
不必代引該部知道欽此

覆餉司林玄造冊未明疏

題為錢糧收除有道閱冊疑義可駭謹據冊摘遺

仰質

聖鑒事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戶科抄出管理新餉戶部右侍郎周士樸題前事內開項自去年

八月

皇上發錢糧虛冒創為逐月

奏報之法一時各鎮無不奉行惟謹原任山海餉司林玄雖到任在去年九月初八日而經手收

於[illegible]冊去歲七月始七月餉冊以原於例未旋

奏報今限滿交代於四年九月內續補去年七月餉冊一本蓋為考覈地也見今奉有照例考覈

之

旨臣取冊細閱內註本月舊管存庫銀五千四百六十四兩二錢六釐一毫四絲二忽新收十宗共銀十萬八千六百三十九兩八錢九分一釐五毫三絲五忽合舊管新收論之見在之數蓋以十一萬四千一百四兩九分九釐六毫七絲七

忽計也註支放者四宗共銀五萬七千四百四
十兩六錢五分一釐則開除之數亦應止此乃
開去銀七萬一百四十九兩八分四釐是多開
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兩四錢三分三釐以致本
月應存庫銀該有五萬六千六百六十三兩四
錢四分八釐六毫七絲七忽之多者今止存銀
四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兩一分五釐六毫七絲
七忽反復思維不得其解迨查放款之後附有
一項奉文扣出七月分見在營分缺兵截日餉

倉等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兩四錢二分三釐

數與前多開之數等或者本官未及詳察開於

此乎獨不思此項銀兩已將五百八十二兩八

錢二分給過七月八公費工食草乾等項其餘一

萬一千一百二十五兩六錢一分三釐收入八

月作正支銷歸着各有其地聲說原自分明不

知何故又牽扭一處混行開除緣前言之無故

而輙銷七月之實在大受其損緣後言之未收

而先銷七月之開除實居於重此在本官或自

有說臣智識短淺不敢不聞之
皇上伏祈
勑下該司責令自行回
奏俾此項金錢確有着落所關于
國計不淺也等因開列數目具題本年十二月十
九日奉
聖旨這餉冊不明事情着林玄自行回奏本內開除
款中有收過一項是何說着問士樸明白奏來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該山海餉司林玄

回

奏前事內開臣自去歲九月到任接管七月分錢

糧七月內有奉文扣出現在營分缺兵截日等

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兩四錢三分三釐此仍關

門從前之規也至八月始奉

奏繳之

旨該臣倍加敬慎因定爲照依見在兵馬給以見在

錢糧務求清楚故自八月以後并無扣出營分

缺兵等銀之條款也因思七月扣出銀一萬二

千七百八兩四錢三分三釐除本月已先開銷
各衙門廩工馬乾等項共五百八十二兩八錢
二分尚存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五兩六錢一分
三釐收入八月新收扣出營分缺兵一款之所
繇來也逮臣一年任內收放事竣
奏報疏冊事亦竣至今年九月內纔追造去年七
月之冊以補部科磨勘一年首末之數而此扣
出缺兵截日等項所存之銀業已造去歲八月
新收項內若非作開除其道無繇也且臣於七

月開除項下即明註已收入八月作正支銷至八月新收款內又明開一收七月分扣存缺兵截日等銀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五兩六錢一分三釐款項數目絲毫不異更無兩錢糧矣不然臣去歲八月新收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五兩六錢一分三釐既不從內部發解并不從各營還官此銀從何而來乎七月委無放而銷八月能無入而收乎七月實在委受其損而八月實在明居其益矣總之此項錢糧收入八月

奏繳在先追造七月餉冊在後八月旣收七月自
不得不除幷無重開除也竊念臣任內錢糧前
經總理內臣張彝憲已稱林玄一年任內收放
數目相符繼因無馬兵丁扣裁
皇上着臣堂官畢自嚴等囘
奏內又開一年收放數目明白已奉
皇上林玄着照例考覈之
旨矣今臣布堂官亦諒臣心實無他第以錢糧重事
命臣自開奏於

聖明之前而臣右堂管餉之責始盡而錢糧始[illegible]

遵情矣伏乞

皇上洞矚俯從寬釋臣右堂官疏後列七月項款目

疏後并列八月項款單執七月以責臣臣迹未

剖必合七八兩月以求臣臣無不白之心矣等

因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覆覈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咨行

山永巡撫確查去後隨准山永巡撫丘禾嘉咨

稱移行管餉劉主事將林餉司任內錢糧自二

年七月起至四年七月止收支數目備造冊咨
送院詳查去後今准回稱林餉司接管三年七
月分起所有本月扣出缺兵截日節省等銀一
萬二千七百八兩四錢三分三釐除支五百八
十二兩八錢二分湊給各衙門公費工食外尚
存銀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五兩六錢一分三釐
因八月間奉有奏繳之
旨遂將前項扣存缺兵截日節省等銀入於八月新
收項內其所扣前銀即係七月實放各營餉內

[illegible]存銀數之銀原非別項官兵糜餉等因咨覆
前來准此爲照三年七月分開除之下有扣本
月分兒貯缺兵節省等銀一萬二千一百二十
五兩六錢一分三釐未載附於實在項下故部
堂駁之誠是及閱八月分款項前銀已載入新
收似無別情等因回咨前來該臣復委山東司
郎中張鵬翀山西司郎中魏公韓廣東司郎中
胡之玆雲南司郎中潘永圖江西司郎中李公
門貴州司郎中聶明楷共六員公同查勘去後

續據覆核無異具繇呈報到臣該臣等看得山
海餉司林玄七八兩月收支數目其餘皆符止
七月開除項下開銷扣欠等銀一萬二千七百
八兩四錢三分三釐除給放過廩工馬乾等項
銀五百八十二兩八錢二分多開銷銀一萬二
千一百二十五兩六錢一分三釐無放而開新
餉堂駁之誠是也及林玄回
奏則以爲開於七月而收於八月亦復有詞仍
示覆議稽覈而臣等未敢以臆决也先咨山永撫臣

[illegible]前來又委本部司屬六員會同[illegible]
算數謂開除於七月者新收於八月銀數原[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冊牽欠分明臣等復查此一項也一經
駁查而[illegible][illegible]始出再經合查而疑竇始破其七
月分所多開除之一萬二千餘兩即八月分所
新收之一萬二千餘兩也先除後收似屬混淆
乃除而復收亦無埋沒臣等不敢以萬金之微
扶同開銷亦不敢以造冊之訛坐以侵漁然八
月

奏繳於前而七月追造於後則開收之顛倒亦官
有係緣
奏繳始於八月故先造八月之冊已將此項抑存
銀兩開入新收項下逮差滿考覈補造七月之
冊遂不得不以此項造入開除項下耳總之此
項銀兩在七月應作實在不應作開除在八月
應作舊管不應作新收惟其四柱安插未當是
以磨勘數目不符若非合八月而詳覈之本官
將何以自解除將原冊四柱改正外案查崇貞

三年九月內臣部題爲按月

參報宜核其原等事奉有開註混淆官胥一體罰

治之

旨相應厚諒其無弊而薄責其偶誤本官罰俸三個

月書胥責革用示創懲者也旣經查明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移文吏部幷該撫及該餉司遵奉施行

崇禎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錢糧四柱最易明白林玄除收參差豈無情弊何得止以造冊未明爲辭還着從公研覈不得庇狥周士樸前叅後遊今又合辭申雪是否確見着另行回奏欽此

再覆餉司林玄冊籍偶誤疏

題為錢糧收除有道閱冊疑義可駭謹據冊摘述

仰質

聖鑒事該戶科抄出該臣部題前事覆山海餉司

林玄崇禎三年七月分餉冊收除錢糧緣繇本

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錢糧四柱最易明白林玄除收參差豈無情弊

何得止以造冊未明為辭還從公研覈不得庇

徇周士樸前參後避今又合詞申雪是否確見着

另行回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林玄七月餉
冊收除不明以致新餉侍郎周士樸摘述具題
駁令本官自行回
奏追林玄遵
旨回奏奉
旨下部覆覈臣等未敢以臆决也咨行山永巡撫丘
禾嘉備查前來猶未敢遽信復發堂諭遴委司
屬郎中張鵬翀等六員公同磨勘內諭開山海
餉司林玄支銷餉冊錢糧內有一萬二千餘兩

開銷未明致蒙右堂駁查具題

下部雖經移文關永撫院查來似尚未甚明晰夫兵

餉至一萬二千餘兩若果開銷混淆罪胡可貸

而司計者代爲扶同是不忠之大者豈可容於

聖明之世乎若止造冊差訛原無染指其間則又不

敢以人之身家功名冥冥決事也然其始末總

撒總不出於原冊之內合行多委司官將山海

餉司原來文冊公同查勘曰是曰非矢心

天日如錢糧果有短少卽當速行摘發明正其罪如果

無弊亦當亟爲昭雪毋得含糊兩可

天地在上鬼神在旁本部與各司屬皆着一毫愛憎不得完日開具勘明緣繇仍取具連名甘結以憑

入

告等因隨據郎中張鵬翀等公同具呈回復內稱職等查得餉司林玄七八月分管收除在銀兩數目俱打筭明白其所可疑者不過七月分扣存一項止實開除五百餘兩乃將一萬二千一百餘兩俱作開除是七月分委外開一萬二千一

百餘兩矣然八月分新收後收乃此項則多開
於七月者多收於八月開除之銀仍有若差上
爭七八月分造冊之顛倒耳賤等復疑名雖開
除扣存之銀而實開除管收之銀恐有弊端混
開情弊及查本官八月以後冊及接管餉司劉
孔敬冊將扣存銀兩俱作開除始悟扣存之銀
即於管收之中扣出得名非在管收之外也特
別月扣存扣出另有開銷乃實開銷也七月扣
存扣出仍未開銷故七月既開而八月仍收也

友復推求本官造冊偶誤錢糧不差之故臣自
了然葛藤可立斷矣等因回復到部臣等方始
據覈題覆今奉還着從公研覈之
旨除臣同官周士樸另行回
奏外臣等復加研覈看得林玄七八月分收支之
數別無疑竇止七月分開除內有一萬二千一
百餘兩原未開銷而謬作開除臣始閱至此亦
頗疑之及閱至八月新收款內前銀又經收入
則七月開除之銀始有着落祇緣八月

奏報之冊在先七月補造之冊在後既收於八月
自不得不係於七月順數之不免顛倒逆推之
亦自分明四柱之不明在此錢糧之無不明亦
在此也即欲提覆復思萬金之餉何等關係萬
一識見不到誤被朦朧罪可勝誅尋復行查關
撫而關撫之回咨與臣見同也又復委查六司
而六司之推算與臣見同也於是質之臣同官
周士樸亦始疑終信與臣之見無以異也蓋同
官周士樸職在覈餉一字之疑必以人

告自是其詳其慎味其原疏亦云無放輒銷本官或

自有說請

勑自行回

奏原未嘗叅其有何情弊也即臣等謂其册籍偶
誤者亦原諒其顛倒有因非故行混淆也特以
錢糧之事難以寬假故議罰俸三月不得不爲
法受過耳如有情弊屢經中外諸臣逐一推敲
誰肯舍其身家性命以狥人者而委曲扶同亦
臣同官周士樸之所不任受矣原册兩經錄呈

睿鑒伏乞

聖明垂誓施行

崇禎五年五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林玄姑着罰俸五月造冊書役着該撫

提究欽此

回奏知府曾櫻歷履偶誤疏

奏為微臣勿遽致誤謹據實奏明乞

恩認罪事先該臣部題為微臣離任四年輕齎株連

怨及等事內覆武進縣侵欺錢糧將原任常州

府知府曾櫻武進縣知縣羅華袞各降級緣係

本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錢糧考成例屬該部至以侵欠議處事關官評

應聽考功羅華袞等還着同吏部確議奏奪其侵

沒銀兩覍逃各犯依議責成見任各官勘追嚴緝

勒限完解違者參治曾櫻是否告病回籍着該司
官奏明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捧誦
明綸不覺爽然自失夫六曹分職臣豈不念考成重
歸臣部官評應聽考功敢以司計之身而越銓
衡之俎第因錢糧侵欠上損
國課前
旨着分別議處原未奉有會同吏部字樣故寧嫌怨
弗避無敢推諉即行冒昧瀆奏耳除即移咨吏
部見今會同確議另奏外至於曾櫻告病回籍

一餘衘查當日雲南司案呈於曾櫻羅萃亥俱

量擬罰俸薄懲且詞多輕婉臣以事關錢糧恐

非

皇上議處垂戒之深意不欲漫徇中間多所點竄改

定議將二臣各降二級以爲覺察不早出納不

愼之戒忽憶崇禎二年十月曾櫻已經回籍原

係守制臣悞以爲告病不知於四年十二月已

起補福建按察司副使矣事在吏部且屬遠省

藩臬臣未及知第據其向實回籍遂謂於起補

日降職二級殊不自知其愱也臣所失者在以

守制認為告病以起補仍稱回籍緣前後之記

憶未眞致曾櫻之出處失實總在失咨吏部未

究頗未夫誠何所辭咎哉若此事而委係該司

臣斷不敢曲爲徇庇以虧率屬之義今旣出自

臣手臣亦何敢妄爲諉卸以貽分過之譏臣祗

有席藁待

譴而已乃臣於此而竊有感也夫人神王則百千之

管攝俱周氣衰則咫尺之疎舛立見曾櫻在籍

與否雖係日久偶誤實因繁冗之際匆遽具疏
不復詳核致有差謬詎非蒲柳之質不能每事
精核之一驗哉臣滋懼且愧矣既奉
明旨致詰臣不敢徒令司官回奏益重臣罪謹據
上
聞以盡臣子勿欺之誼伏乞
皇上鑒察失繇於疎過非其遂仰徼
寛宥之恩則臣愚幸甚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六月十四日具

奏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議處官員豈得不查履歷輕率入告明係司官

朦誤還着自行回奏卿不必代爲引咎該部知道

欽此

覆營關缺額扣糧還倉疏

題為春操已竣直述選練情形以俟

聖鑒事崇禎五年五月十三日戶科抄出暫署協理

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楊一鵬題前事內稱計

六副將所練二萬四千人內有選鋒五千餘名

皆食雙糧壯丁二千餘名食一石五斗此二項

應無餙于勞勩其餘一萬六千餘名皆遴選各

營每月食糧一石之軍且此一石糧有票兒錢

有季兒錢種種陋規實到軍士之手不過五六

斗耳一身着役入口待哺即卯入辰散猶若嬉足不能少待焉臣竊以爲同一戰兵同一操演食糧不應懸殊若此今縱不能比照選鋒亦當企及壯丁大約需糧九萬餘石此時司計攢眉糧於何措查軍選歷年倉扣不少自製籤以後杜絕七十八衛所隱冒之弊糧之扣存亦復不少乘以軍丁係隨衛支米是以給籤闊領然據三大營投到五月分實在軍馬文冊臣細閱之除選壯在營造冊無庸給籤外軍丁原額九萬

三百八十一名今實在止八萬二千一十九名

缺額八千三百六十二名則存糧亦當有八千

三百六十二石一月如許以一歲計之實存糧

十萬三百四十四石或有事故開伍或有冒名

虛耗是在有心計下糧廳極力清出以濟窮軍

亦一不費之惠也營軍糧簿應免改折而馬料

尤不宜折色臣入營馬軍訴缺糧四月矣安望

其飽騰乎等因具題奉

聖旨營務廢弛皆繇將領各官侵削多端養練無法

據奏戰兵內月糧一石較選壯巳薄復有票季等項陋規實惠幾何馬軍缺糧日久何故不給軍額懸缺數多何故不補歲扣存糧約十萬餘石收歸何處有無報官犒賞原資鼓練公費既巳半耗中軍又復侵肥至于扣賞抵欠尤屬不法且營庫槩無查盤錢糧任意朋染是何典制材官例應公選何得循私濫用種種朦蔽情弊總提何無清釐巡視何無糾舉官守安在楊一鵬循職陳言留貲充賞具見公慎本內核冒加糧公選查盤等事俱着

逐項核奏其管守仁李復陽童仲傑楊弘吉倪寵
楊應奎一併查明議處額軍存糧着下糧廳官奏
明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隨該臣等查得細閱協
理疏開三大營軍丁原額九萬三百八十一名
今實在八萬二千一十九名缺額八千三百六
十二名則存糧亦當有八千三百六十二名及
查下糧廳各衙所報存五月分平頭冊內開載
除官吏婦女雜役等項外見食糧營操祖募軍
共八萬八千八十五名營操新兵共二千七百

七名通計九萬七百九十二名較之協理所擬
原額之數已溢四百一十一名比對數目互異
其中不無隱冒但下糧廳所司惟知按冊給糧
軍之操與不操無繇而知合行會查爲此合咨
協理衙門煩爲備查三大營軍額九萬三百八
十一名係據何年月軍數今止實在八萬二千
一十九名要見某營某營各實在若干其缺糧
之故原起于何年月中間月糧有無侵冒情弊
希爲查明咨示以憑回

奏去後隨該協理衙門回咨內稱查得原題之數係三大營撥到五月分文冊而缺額之故已嚴限催取撥到但缺額內有充部標充火器營軍士此二項見在京營操練食糧乃各營撥去而空名仍存於各營則不應作於缺糧之內其回衛等項既作營操安得食糧筭於京營之中此項當筭京營缺糧者也今將缺額文冊原題實數文冊一併封送爲此合咨煩照咨冊事理逐項磨對明白回

奏等因准此又該臣部備行福建等司及太倉銀
庫與巡青科院詳查京營馬匹本折料草何日
給發續據管理銀庫員外郎劉彥回稱三大營
崇禎五年正月分料草銀一萬一千一十兩零
於五月十六日委官鄒應登等領去訖又准巡
青科道馬思理等回稱三大營崇禎五年二月
分料價銀六千五百九十二兩零於五月十七
日委官劉應嘗等領去訖又據京五草場監督
江之遠王瀹初回稱三大營崇禎五年三月分

本色草束於五月內給放訖又據錢法局主事
高鳳翔回稱三大營三月分馬乾例支
制錢蒙本部批舊例三大營馬乾每月僅一萬一千
餘兩耳乃三月分突增至一萬六千餘兩仍移
文駁查問隨准管理銀庫員外郎劉彥手本會
取
制錢七百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三十六文值銀一萬
一千四百九十九兩一錢三分二釐四毫四絲
四忽於六月初一日給發三大營委官孟會貞

等領去訖尚欠
制錢三百五十萬文値銀五千三百八十四兩六錢
二分六釐八毫八絲六忽續准恊理衙門覆查
無異委係新增馬匹陸續尅支之數見在找給
等因又據新任下糧廳員外郎孫陛呈稱本廳
職掌驗糧姑以其槩陳之如各營副參遊佐等
官養贍家丁尖哨口糧俱係京營總恊督捕各
衙門批准明文到廳然後驗收各衛所指揮千
百戶等官及優養婦女係五府兵部給有劄付

然後驗收各倉場官攢繇吏部給有恭票又有
京通二糧廳手本然後驗收營操募軍先繇總
恊衛門批准告補續該京營科道并驗軍廳齊
集射所會驗各軍膂力武藝當堂給票然後驗
收巡軍祖軍䄄役等軍先繇職方司并督捕廳
據各告補查對軍冊是實取具該衛本管千百
戶結狀方行給票本軍仍赴驗軍廳驗准方投
職廳驗收守衛紅盔等軍先繇兵部車駕司給
有糧票然後驗收各監局匠役繇工部清匠司

給有手本投廳然後驗收光祿寺太常寺廚役
繇禮部等衙門劄付又有廣西司付文幷典簿
廳手本然後驗收錦衣衛旗較力軍繇本衛堂
帖及兵部車駕等司幷驗軍廳驗准然後驗收
以上各員役仍取具各衙門印信手本備開頂
補名缺年月遵照
欽定日期每月初八初十十二等日赴廳投驗本廳
查平頭開除姓名相符方准收糧即日當堂發
文各員役仍賫回該衙門收造名糧例于每月

十七日投平頭文冊查對新收開除事故衛分數目磨勘無差然後照數坐糧是驗糧雖係職廳必先繇經管衙門查確而後職廳驗經管衙門信票耳至於各軍事故該營移文該衛作鈌開糧一面呈報驗軍廳查覈復移職廳互查或坐糧先期難以見月扣米是以有臨倉扣除之例衛官先赴該倉監督遞有倉扣本倉官攢出有倉收該管乃執倉收赴京畿道查刷于次月平頭開除荅因坐糧在先事故在後將米扣存

在倉職廳隨冊實在數目其事故軍糧後即有

行坐給非軍故于二十餘年之前與一二年之

後而每月猶坐軍糧仍扣存于倉也等因各到

部相應具覆該臣等看得

京師軍儲有限營衛供億無窮臣部備查今日官

軍匠役食糧之數共計二十五萬一千八百有

奇視之萬曆四十六年所浮已近三萬是每歲

已增米三十餘萬石矣臣部誠惴惴焉懼一歲

之所入不足供一歲之所出也今署協理楊一

鵬之疏則謂三大營軍丁原額九萬三百八十一名今實在止八萬二千一十九名缺額八千三百六十二名則存糧亦當有八千三百六十二石欲求增爲戰兵之用及查臣部各衛所揆到五月分平頭冊見在食糧營操祖募軍共八萬八千八十五名又新兵二千七百七名通計九萬七百九十二名較之協臣所題原額之數巳溢四百一十一名數目互異移咨詢問續准咨回缺額實數扳補回衛二冊前來乃知缺額

諸軍有見充部標者六百七十八名有見充火器營者二千九十六名以上俱見在營操練館恊臣回咨亦謂不當在缺糧之內者也有挨入四衛營操者七百七十二名有改為
慶陵等陵護衛者六百八十九名此項軍士雖不宜算入京營之中然亦未嘗不食原糧而不得輒以缺論也以上四項共計挨補回衛見在食糧軍四千二百三十五名若照原額之數尚欠四千一百二十七名但恊臣所稱原額不知起於

何時然查京營選鋒食雙糧者自萬曆五年起今漸增至一萬五十七名即萬曆四十六年尚止八千七百六十名今已較多一千二百九十七名月計增米一千二百九十七石歲計便增米一萬五千五百六十石矣京營壯丁食一石五斗者肇自天啓初年今漸增至七千一百七十三名月計增米三千五百八十六石歲計便增米四萬三千三十八石矣及查恊臣鈌額懸糧冊內有萬曆三十三等年事故者有天啓元

等年事故者有崇禎元等年事故者俱扣至崇
禎五年四月止共懸糧軍三千一百二十四名
扣筭存糧才一萬三千五百一石槩作在倉存
糧夫事故各軍但據各營衛開報下糧廳隨即
查照開除扣糧在倉原未另貯總督倉糧每季
彙冊報部若未經扣除者必原未開報者耳下
糧廳每月坐糧但據各衛平頭冊非能以意爲
增減也通計營衛及各衙門食糧之數但覺有
增無減且減於此或增於彼而謂食糧尚有餘

地乎先是
皇上因見京營官軍玩愒委靡議增戰兵之額每操
合選鋒壯丁共爲二萬四千名欲精較練以備
折衝禦侮之用恊臣因一軍而二三其糧操同
而厚薄頓異故欲冣餘糧以示優卹自是鼓舞
振作深心但俱改壯丁增餉不貲似難言之倉
庾方匱一增則不可復減臣故勰勰然慮其卒
也若從今爲始三大營內著爲定額特加淸冣
再有逃亡事故名缺扣除不補即以增給戰兵

之糧則便計矣至謂營軍糧薄應免改折一節
查在京官軍惟錦衣衛不支折色其餘官軍俱
支米折兩月原係
祖制比歲臣部因京倉不敷會議支折四月新議仍支
折三月總之因時酌濟而非敢膠執其間耳營
馬料草惟二十兩月舊例支給本色係巡青錢
糧餘月俱支折色係太倉錢糧太倉近因鹽課
不至外解愆期即各邊年例槩多壓欠而欲京
營馬乾按月支給誠力不贍也查今歲春月已

補發去冬兩月今又發過正二三月矣惟二十
兩月料豆京營欲支本色臣部因召商買辦旣
擡高價復多侵漁繫獄纍纍追逋不前曾於崇
禎二年夏月與總協會允崇禎三年正月題奉
欽依改給折色十月每石五錢二月每石六錢視尋
常折價四錢者亦自不薄但京軍猶以料貴及
隨手花費爲憂此協臣所以有言也今查
京師七十八衛原有屯豆一項收入太倉其數在
萬石之外近因虜儆頗多蠲免餘亦拖欠未完

此後責成該司會同屯院嚴加追比務於春月
豆貴之時給京營本色馬料一月至於十月仍
支折色或以五錢為廉不妨量加五分亦所以
示優厚而資飽騰也此事原應下糧廳官查奏
第前奉
旨之日適下糧廳員外郎高鏻物故之時嗣雖題差
員外郎孫歴而事體尚未諳習臣部不得不為
據實具奏以聽
聖裁者也

崇禎五年六月二十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選壯一萬七千有餘易弱拔精便當盡入二萬四千之內如何止用七千又欲分外增糧至原額之始併見數太懸還着楊一鵬奏明兵既多缺額糧廳扣存倉倉歲約若干曾否報部還明白奏來不得於京營之外通融羣算以有增無減爲辭欽此

再奏履歷偶誤不係司官疏

奏爲再陳偶悮之因非係司官以明臣義勿欺事

崇禎五年六月十八日月科抄出該臣奏爲微

臣勿遽致悮等事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議處官員豈得不查履歷輕率入告明係司官

朦悮還着自行回奏鄭不必代爲引咎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棟竊

明綸深感

天恩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然循省始末愈覺踼蹐不容不據實再訴

非惜一司官而曲庇之也

聖明飭治首重懲欺臣子致身道先去偽使疏果出

於司官之手臣固不敢輕爲攬承今稿實成於

臣之手臣亦何容輙爲諉卸者上欺

天威而嘿默自全欺孰甚焉偽孰甚焉臣幽獨盟心

萬萬不敢蹈此也前者議處原任常州知府曾

櫻臣一時候記以守制爲告病以起補爲在籍

原稿改竄現存止因字畫潦草不敢上塵

覽耳並緣各司題覆疏稿未必盡歸於堂官臣等

削刪定者實多惟是以衰颯之質當匆遽之際

未暇查考致有詿誤其何辭於

譴謫如令司官分過則此後司稿臣不敢點竄一字

而濟職滋甚矣過不在司臣不難於

君父之前直認譽尤司若悞事彼又妄望於

功令之內巧逃罪責臣所爲據實冊陳自附於矢

公率屬不欺不僞之大義也見今司官潘汞圖

自行回

奏伏望
皇上仍以註誤譴謫加於微臣之身而無波及司屬
則及躬可以不攻其邀
恩於浩蕩者彌深且厚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
奏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覽奏知卿記憶偶誤以後還宜詳慎不必引咎
該部知道欽此

草場失火席藁待罪疏

奏爲草場災生意外臣部警尤難惟謹席藁待罪

仰祈

聖鑒事頃者北新西城二草場於六月十六等日相繼失火臣等聞變纓冠疾趨赴救焦頭爛額撲此燎原雖餘粱幸保無恙而芻牧所損已多臣等業將監督主事江之遠王滄初等照例查參次第入

告矣臣等曲突有心銷爇無策連日束躬靜聽

處分近聞監督江之遠王淪初同巡青科道馬思理
高倬及管攢商役俱從
逮治並下
詔獄而臣等獨微
寬政雖荷
皇上垂情做履曲賜包荒而臣等撫躬循省震懾
大威實覺靦靣抆心無地自容竊念今歲買草之役
臣等屢經申飭預請截支惟以早竣厥事用備
軍儲爲快不意適丁二年僉商之會新舊槪望

召買有稽又當巡青科道衙門需次更代會收
愆期往歲四五月間孳多亢暘今歲偏值多雨
會收上裝之期并未報部臣等不能料其陰瘖
但五月中旬以後適遭陰雨連綿鎮日滂沱則
霑濡滲漏自所不免乃監督官攢人等徒知焚
如之性逢燥則炎祝融之燄遇水易滅祇以濕
漏爲憂未爲蘊隆作計敢謂鬱攸告變實繇人
謀不臧蓋陰陽相尅之理千古不移而水火互
薄之機片時叵測誠共狃尋常之已事而未解

偵至之奇變也逮醞釀既成則轉徙爲難而撲
滅不易嗟何及矣臣等總持財賦遵循舊章各
處草場不過時嚴譏察防範之文時考完欠收
放之數以爲各有司存可保無虞而如此非常
變態非衙閫救焚足跡及場亦烏繇而知之哉
雖事有專職而總歸臣部倉場之事皆臣事也
監督等官皆臣屬也臣等叨爲計部之長不能
督率臣屬克盡厥事蓋藏無法既誤於先撲救
不時又失於後庸碌徒糜智慮未周溺曠之辠

百口奚文至在監督職掌所關自難逃於疎虞之咎若巡青馬思理高倬二臣統轄頗廣受事方新一則任僅踰月一則任僅旬日雖有清釐之心難奏周防之效茲奉
譴訶似屬波累想在
聖明自有洞照而非臣等敢代為饒舌者也伏祈
皇上俯賜鑒督先斥臣等以為幸屬無能之戒庶法之所行先自臣等大僚始臣等即為法受過固怡然甘之矣臣等何勝席藁待罪惶悚戰慄之

至

崇禎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具

奏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部務殷煩卿等提挈大綱但須飭屬

勤職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

查議餉餉雜項考成疏

題爲餉餉入數原詘時勢復益其窮謹備陳目前

艱難之狀幷預籌接濟通融之策仰祈

聖裁事先該戶科抄出該臣部題爲懇發京運銀兩

以濟軍饑以便勦寇事題覆宣大山西給發年

例緣繇崇禎五年六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餉銀依議借給著刻日觧發其鹽課外觧未

到的著嚴檄督催違玩者条來處治邊警方殷該

部還宜詳籌預計以濟急需不得漫無經畫但以

那移爲長策欽此欽遵臣等捧誦
明綸皇悚無已除宣大山西軍餉即時那借解發外
竊照舊餉之一出一入有成數焉入不能取盈
出不能縮額也每年自輕賫漕折之外歲出爲
京支邊支者共該銀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二百
五十八兩零歲入原額如京邊塩課贓罰等項
及議補鈌額如汰冗會議賦役等項共計銀三
百八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兩零其入不敷出者
尚鈌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六兩零已經備

列于舊餉出入大數疏中悉蒙
聖鑒茲不敢贅矣臣等日夜皇皇相對錯愕方追念
已虧之數欲補無籌尚幾幸外解之來如額勿
缺猶得牽前補後支持旦夕詎料萬難措手之
時忽有意外襍出之症若不預計熟籌如
聖旨所謂漫無經畫者此日束手無濟將來噬臍何
及用是瀝血披陳謹述目前艱難之槩仰瀆
宸聽凡九邊所出悉賴四方所入查各省直歲解爲
數獨多且近而易致者莫如山東總計該省京

邊次允等項額解共銀五十五萬四千四百餘
兩邇以叛賊猖獗寮魯剥膚當茲寇在門庭情
同風鶴臣部催督不前坐令五十餘萬金錢填
成畫餅舊餉歲入幾何能堪此大缺陷乎此一
難也兩淮舊課六十七萬三千三百餘兩原議
每季一解以濟軍饑屈指今歲閱兩季矣催頻
几至解報杳然或商困而輸納不前或供新而
舊課日縮事在彼中皆不可問并山東運司舊
課五萬三千三百餘兩亦因登萊蹂躪半屬烏

有夫塩課居遵餉三分之一、其能堪此又廚延

乎、此二難也。各鎮餉司缺曠節省之數、皆部發

額餉之所留也、歷來凡有節省報到、即照數扣

抵年例、臣部入數所缺之額、稍藉以補不逮、邇

來各鎮督撫、多請留為買馬製器之用、甚至與

臣部為難、如取諸寄、而臣部反不得伸其職掌、

以竊餘潤、旁漏如此、餉安得不匱、此三難也。夫

以百萬而並失望于一時、三難而忽湊聚于今

日、逢年之想、已不能得之三秋、無米之炊、亦安

能責之巧婦遂致虧容永昌易五鎮原題每一發今越兩月餘無可發也宣大延寧等鎮原題每季一發今夏季已終無可發也緣一季中合算京支邊支須得百萬乃能分給自山東額解無望並淮課季解不前兩者虧缺太甚縱外解偶至亦寥寥晨星何從設措此皆五日

奏報屢呈

御前可一覽而瞭然者也臣等每一思維神魂弗守寢食俱忘除東省舊餉臣部另疏題催淮課近

報有三十餘萬見在登冊未卜抵京何日已差官守催訖此外預計何術詳籌何方疾呼可慶供億宜脩乃於千思萬想之中不得不爲挹注權宜之著查得新餉搜括欵中有原係舊餉分內而今仍當移爲舊餉用者凡得四項如科臣汪始亨酌盈濟虛一疏條議屯田照民田起科該臣部題覆據各省直開報共得銀十餘萬兩今爲舊餉用者十一爲新餉用者什九中間有三四五年分起科不同槩未起觧但屯田原額

舊餉似當歸入舊餉者也如萊州原任安[illegible]
邪禎條議民屯故絕官軍錢粮據各省直開[illegible]
除留用外共得銀六萬餘兩雖從遼事起見指
爲新餉之用但中間有三四五年分起科不同
多未起觧亦當歸入舊餉者也河南永城唐縣
裕州内鄉息縣五處每畝九釐新餉徵派久矣
後乃稱苦稱累至崇禎三年撫按具題減免九
分之三共減派銀二萬三千六百一十四兩六
錢四分四釐而以賦役全書裁汰之銀補之夫

此五邑者若果災疲、自當於新加三釐內量減何必議補即云新餉應補、亦宜別有設處何得取之賦役、所當行文該布政司另行搜括抵補其賦役裁汰、仍應歸之舊餉者也。兩淮黔鹽每年五萬引課銀六萬五千兩先是鹽臣以爲不可行、繼而楚黔督撫皆以爲可行、雖將來通塞不可知目下已著爲定額矣、夫淮課新餉、業已增至六十一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兩、則此黔鹽一項、自五年爲始、改歸舊餉、亦可少爲補濟者

也。蓋新餉告急，普天同憤，自不得不爲新餉處。今新餉較舊餉稍堪支持，又不得不就新餉欵目中，擇其不礙于出入大數者，稍爲淘汰，冀益移濟舊餉，俾新舊二餉有相成而無相妨，亦便計也。有原屬舊餉而細數未清，考成未立，人情視爲可完可欠之物，未能如期徵觧，急當附入考成者。凡得四項，如裁汰冗官冗役之議，創於御史馬如蛟等，而臣部題覆通行省直，其裁銀一十三萬三千一百六十六兩零，此舊餉欵

也。如崇禎二年、臣部因舊餉匱之、請
旨會議、共得二十欵、通行省直、共報銀二十萬二千
一百四十六兩零、此亦舊餉欵也。賦役全書內
裁汰銀兩、創始於科臣劉安行、臺臣劉士禎、臣
部催取省直全書到部、該左侍郎康新民、督同
司官通行磨勘、共得銀三十九萬一千九百六
十兩零、此亦舊餉欵也。三項搜括未久、省直遂
未認定、且汰冗混於賦役之中、會議內有南馬
協濟近歸兵部、以此俱無清數、是宜勅令撫按

責成司府速行查明承認具冊報部確有着落
每遇歲終臣部照新餉雜項例附入京邊之內
一體考成察覈乃可實作入數耳至於各省直
撫按贓罰歲該銀十萬二千七百五十兩四錢
往往以差滿候代積累空月爲詞臣部前已具
題擬照鈔關事例論年不論差雖在候代俱作
實歷前人所逋後人帶補夫諸臣方以捐助之
舉自効急公乃獨於額內而前後互諉竟至落
空耶臣部每遇年終通行臚列完欠數目上

聞則多寡完欠之相形而榮辱生焉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自躍躍爭先矣有原係臣部舊餉欵內而
誤觧兵部今當亟還者一項班軍隸之兵部然
折半充餉則屬之臣部此崇禎二年會議題奉
明旨者也今查班軍折銀南直山東連年有誤觧兵
部者三萬餘兩兵部見收在庫臣等曾與樞臣
面請之矣其已收者仍當發還臣部充餉此後
有混觧者萬勿混收斯足彰信會議之
明旨且亦同舟共濟之佳事也若夫諸項接濟之外

更議通融者一項盖舊餉至今、一缺再缺如水
已無源流安從濬而邊鎮額餉豈能終懸查得
崇禎四年正月内
皇上洞見舊餉之窮
慨允於輕賫銀内每歲動支十萬两以補邊餉缺額、
乃四年止得五萬两五年止得七萬两近日雖
有那借仍當補還緣新有每年米折三月之說
故不敢仍執原額但東省缺餉適值其窮似當
仍行照數支用以濟危急此外遇有羨餘仍許

權宜通那以待補還如三月米折不敷不妨別
有區畫且新餉所借去者亦可次第湊補是亦
山盡水窮時一線之路俾臣等不至持鉢無門
者也臣等披瀝至此總為時事倥偬額餉絕望
情面難顧苦心調停聊為補衲綴衣淘沙揀粒
之計即不敢謂如取如攜庶不致如
明旨所云慢無經畫者非敢徒勤呼籲而已伏乞
皇上垂憐目前艱難之狀
持賜俯俞暫為接濟通融以待東省之清平與鹽課

之飛輓但求無誤軍
國大計、則九邊之福而臣等之幸也臣等無任惶
悚籲
請之至
崇禎五年七月初八日具
題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舊餉係從來定額如何輒稱不敷新餉有餘、屢
旨着積存以備大用豈得僅供紓急、漫議毋那本
內考成各項依議飭行其搜括欵中、稱原係舊餉

分內是何說還着奏明候奪折班銀是否悞觧着
兵部具奏輕賫銀姑准支用仍即補還該部還當
清通釐涸務期出入相符轉輸不匱毋得但思權
宜有妨長計欽此

冊剖三年豆折存積扣除疏

題為冊剖三年豆折存積之虛并酌議向後扣除

奏繳之例以祈

聖裁事該臣部題為遵

旨明白自行回

奏事覆關外豆折緣係本年七月十三日奉

聖旨豆折一項三年節存便有二十二萬餘金其他

豈無減省至蠲免題留行鹽等項亦可歲計所出

何嘗日溢況緊稱通融補湊錢粮頭緒何繇清楚

前有旨着積贏餘以備大用何乃有缺即呼有奏
不報着該司官回將話來欽此欽遵除司官郎中
張鵬翀另疏回
奏外臣竊惟錢糧一出一入頭緒原期清楚臣部
計出計入款項亦須相當不足則請諸
皇上有餘則還諸
皇上誰敢不冰兢從事者即如寧遠鎮三四五年豆
折二十二萬餘兩未發即爲扣存扣存即應
奏報

皇上之所求于臣部者固理之正也然抑者抑之入額所有不能抑之入額所無存者存諸出額所餘不能存諸出額所絀則臣等請冊一合盤通筭之憶一年已巳臣部屈指新餉大數出浮于入缺額至一百二十餘萬因將省直雜項冊四駁查始有定額出入差足相當乃甫行申飭而虜薄城下百費鱗集矣三年防援蝟集行月冗支出浮于入尚缺額一百六十萬臣又仰請睿斷權宜加派每畝三釐議抑生員優免僅可支撑

是三年亦無可扣存也四年六月以前援兵總

加其餉六月以後

皇上深惟冗濫議將防援兵將可撤者撤可併者併

臣部仰奉

寛裕而壓欠兵餉俱致見月未免大費支吾以至秦

晉滇黔齊魯之間相繼羈留所費益復不貲是

四年亦無可扣存也且當軍興窘迫之時臣等

不難大聲疾呼亦賴

皇上有呼即應不一而足通計三年正月九月十一

月三次共借過

內帑太倉輕齎等銀四十一萬四年四月七月兩

次共借過老庫輕齎漕折京糧太僕光祿等銀

三十五萬真是剜肉醫瘡原非四應立辦而欲

絕無通融其將能乎五年春月經制既定雖意

外增費頗亦難料而出入相準似有贏餘故臣

部開具出入大數奉有

明旨積存贏餘以備大用然亦須俟歲終打筭未敢

懸為畫定且亦不能預扣於未奉

明旨之前也何也凡錢糧實在貯庫方可言抑存於

敢以入

告新庫五曰一

奏報歲終一

奏繳歷歷

御前有存無存何能欺我

皇上無存而虛作抑無論臣部之涉於罔

皇上亦安取此紙上之虛數爲者且三四年原借銀

兩除補還外仍有輕齎漕折尚未盡還則其應

存之數寡矣臣部不敢以預計不發者博節省之名而那移以就急那虛以應實恒求新庫錢糧實有着落邊鎮經費專無虧延而止實不暇

虛爲抑存以致

明旨之詰問則臣部一時之疎漏也儻自今以往災祲無聞寇亂就息請自五年爲始於歲終月餉通完日明開已題未發銀若干如果存庫即貯以待大用歲以爲常若必欲遡求三四兩年應存之數則有三四兩年省直拖欠新餉加派襍

項銀共六十餘萬兩俱積逋難完之數亦可虛

作抑存有完解者分別另貯或亦可仰副

皇上積餘備用之至計也至於臣部向來一應錢糧

止報已發不報未發沿習日久今經

皇上一番詰問如夢斯覺臣部繇此申飭华屬以幸

無罪則又非該司官所能創例徑行者矣伏惟

聖明鑒容策勵焉臣等曷勝悚仄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七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前部具出入大數原有贏餘即使緩急那移亦須明白開報如豆折一項抵充何用頭緒既易清楚邊臣廉節亦自了然何得一槩溷朦豈大臣節屬裕儲之誼以後俱着歲終詳開出入原額及溢在一項具奏其三四年省直積逋催解另行確議行欽此

查奏三四兩年新餉司官疏

題爲遵

旨具奏三四兩年新餉司官并陳三四兩年無可扣

報之餘以祈

聖鑒事崇禎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該臣部新餉司官

張鵬翀爲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今歲豆折既有減數張鵬翀何故朦溷不報念

受事日淺錢糧尚未算結姑降二級管事前時經

管各官着查明具奏戶部知道欽此查三年分經
管官則見任浙江水利叅議薛邦瑞四年經管
官則交代出司添註山東司郎中劉鎬也先該
臣等題爲再剖三年豆折存積之虛等事奉
聖旨前部具出入大數原有羸餘即使緩急那移亦
須明白開報如豆折一項抵充何用頭緒既易清
楚邊臣廉節亦自了然何得一槩溷朦豈大臣飭
屬裕儲之誼以後俱着歲終詳開出入原額及溢
存二項具奏其三四年 省直積逋催解另貯依議

行欽此臣等捧誦

明綸感悚無已是三四兩年缺額與催追另貯之未

一

議已荷

睿照但諄切于五年以後歲終詳開溢存一項臣部

將來奉行可幸無過矣乃三四兩年經管官不

報滅發之故實非有心朦玩者凡錢糧發而不

當則有罪發而不報則有罪亘折未發不報即

臣等之愚亦慮不到此何也臣部奉行者例例

即

明旨須布而成者也司官遵守者案案即照例准銷
爲故者也自有遼事以來各鎮額餉減發頗繁
不必通無另報未發之案即
皇上御極以後綜核錢穀纖悉無遺臣部慎於四年
七月內奉有助餉銀該庫另貯奏明支用之
旨四年十月內奉有關寧損失存剩銀該鎮另貯支
用之
旨內外餉司罔不恪遵而且折減發歲終具奏之
旨實自今日始在

聖主固籌周意表而臣部實見拘成案故薛邦瑞視

乎前官劉鎬視乎薛邦瑞不能創例另報耳然

此猶以例言也使問之新餉庫每年實有存剩

八萬兩可作另貯即例無可報亦不妨舉以入

告稍示臣部歲終節省之微勞乃三年分出溢于入

近二百萬兩四年分雖蒙

皇上嘉意節約尚自出溢于入六十餘萬兩以上溢

出銀數皆取足額借與三年預徵四年四年預

徵五年者省直兩年拖欠雖極力督催一毫無

逋尚不足補還那借壓透之額臣部前疏稱僅

完另貯者葢萬不得已仰體

皇上另貯大用之長慮寧委曲搜那以償前件而不

敢不勉强分別積存以稱

明旨非三四年果尚有餘額也

明旨謂臣部前具出入大數尚有盈餘葢指五年春

月經制既定而言使五年以後出入既不相浮

另貯又奉

新命而歲終再不詳開溢存者毋論司官難逭溺職

之罪即臣等亦無以塞率屬之責矣若前此三
四兩年經管官在庫既無存剩可報之銀上手
又無減發當報之案似難與五年以後概論者
況邦瑞叙陞未久積勞猶著劉鎬屢經罰治淹
滯堪憐恕已往而勸方來想亦
聖明所洞鑒者而非臣等敢故爲曲庇也
崇禎五年八月十三日具
題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錢糧多發告艱減存不報明係司庾朦混積習

何得以出浮于人向無報例代為寬解薛邦[illegible][illegible]

鎬着各降三級照舊管事欽此

再議搜括屯鹽賦役四款改歸舊餉疏

題爲遵

旨具奏事戶科抄出該臣等題爲舊餉入數原詘等事內備陳目前艱難之狀并預籌接濟通融之策查得新餉搜括欵中有原係舊餉分內而今仍當移爲舊餉用者凡得四項如科臣汪始亨酌盈濟虛一疏條議屯田照民田起科據各省直開報共得銀十餘萬兩如萊州原任守備楚邦禎條議民屯故絕官軍錢糧據各省直開報

除留用外共得銀陸萬餘兩如河南永城鹿
裕州內鄉息縣五處每歲九釐新餉撫按具題
減免九分之三共減派銀二萬三千六百一十
四兩六錢四分四釐而以賦役全書裁汰之銀
補之如兩淮黔塩每年五萬引課銀六萬五千
兩今新餉較舊餉稍堪支持又不得不就新餉
欵目中擇其不碍于出入大數者稍爲淘汰裒
益移資舊餉俾新舊二餉有相成而無相戾亦
便計也等因崇禎五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舊餉係從來定額如何輙稱不敷新餉有餘屢
旨着積存以備大用豈得僅供紓急漫議改那[illegible]
內考成各項依議飭行其捜括欵中稱原係舊餉
分內是何說還着奏明候奪折班銀是否悞觧着
兵部具奏輕賫銀姑准支用仍即補還該部還當
清通釐混務期出入相符轉輸不匱毋得但思權
宜有妨長計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考成各項隨
經行文各省直申飭其折班咨行兵部具奏輕
賫移文總倉支用外所有捜括欵中原係舊餉

四欵擬合遵

旨奏明臣等恭繹

明綸極深悚息夫出入相符者理財之大道也轉輸

不匱者足食之上策也凛

天語之渙頒洵是長計、果出入之不爽。何事權宜。無

奈嘗備餉入數正絀之時。忽有東省額解中斷

之苦。缺復益缺。難上加難。臣等處時會之偶遭、

遂一籌而莫展雨金無術籲

天有門、勢不得不舉艱難之狀、備陳前疏、上瀆

宸聽仰賴

皇上洞見舊餉之紕俯鑒臣等之愚班折俟觧着兵

部具奏輕賫銀兩准臣部支用暨考成各項俱

依議飭行矣惟是搜括四欵所稱原係舊餉分

內者實爲補缺急需故遵

明旨再爲敷奏如河南以賦役裁汰抵補新餉一欵

夫使永城唐縣裕州內鄉息縣五處果屬災疲

臣等前疏謂當議減于新加三釐之中若云新

餉應補亦當設處于地方別項之內此定理也

而欲移賦役裁汰之二萬三千六百一十兩零以補之是以舊補新以裁汰補減免也舊餉匱乏何狀其能堪乎此項應還舊餉似不待再計而決者蓋賦役裁汰原屬議補舊餉缺額分內物也。如科臣汪始亨條議屯田照民田起科一欵共得銀十餘萬兩守備楚邦禎條議民屯故絕官軍一欵共得銀六萬餘兩當遼餉借箸未定之時諸臣各舉所見以為畫食灌輸之地今九釐三釐之派已定也新餉出入又已有成

數也

祖制屯田之設原爲邊軍授餐之具務以補舊亦舊餉

分內物也如兩淮黔鹽一欵每年計五萬引應

得課銀六萬五千兩蓋鹽課原係邊餉正供向

爲遼事孔棘兩淮新課業已增至六十一萬矣

今既議黔引可行則此六萬五千兩歸補舊課

亦舊餉分內物也凡此四者除賦役裁汰原爲

舊餉而設外其屯田二欵因三四五年分起科

不同槩未起解黔引一欵方有定議尚未流行

當日雖從遼事起見而今在新餉亦未實得
用坐是不載出入大數之內臣等因其尚無專
屬也故議移以歸舊亦非敢漫議改那也夫以
舊餉原鈌一十一萬盐以山東額觧偶鈌者五
十餘萬即今設法抵補尚不及三分之一况黔
引䄇議方始通塞未可預知而起科屯粮與清
查故絕將來完欠之數尚未可必第涸轍之鮒
縱難望救于西江而有種之株或不至類于蘖
餘臣等無聊之計似不得不出于此若得邀

皇上威靈東省叛賊早行殲定俾該省額解如前而
以此番仰請之欵補從前舊餉之缺永為遵守
則在今日似屬權宜在異日亦未必非長計也
伏乞
聖明鑒其無碍于新有裨于舊慨
賜允行以救阽危實九邊之福而臣等之幸也
崇禎五年八月十四日具
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據奏搜括四欵中有原係舊額分内且有不盡

新餉數內的依議改歸舊餉但滸備法宜畫一令

後還求生節長策不得專恃通融屢滋紛易

餉差已成危地委任宜圖更撤疏

奏為餉差已成危地委任宜圖更撤伏乞
聖明矜恤已往鼓舞將來事崇禎五年八月十一日
該臣部題為糧米萬分不堪等事題差密雲新
任餉司趙秉衡緣繇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鎮餉司舊例既係三年不得紛更
欽此欽遵夫舊例相沿三年一差臣部豈不憫
久任責成何苦更代之為煩也奈人情至此變
苦之極每一議差光景不堪聽聞誠有不得不

爲攺弦者臣請得而備言之密雲餉司錢穀虛縻自昔稱勞迫奴虜發難軍興旁午則危矣迫綜覈搜剔見影疑形則更危矣蓋餉司一出納吏耳一應軍餉始之督冊稽之道號餉司按而給之衛頭稍有低昂卽冠裳一大不肖若隱冒侵漁則勢所不能亦所不敢者也近日餉司羅因相繼覆轍相尋豈人盡剖腹截趾之愚悍然觸網無忌哉何置之安地而自全置之危地則不免也無亦當事摘發熱腸不覺已甚過無巨

細惡從深入白簡之下未免無冤非罰及無罪
即罰浮於罪矣如密雲先後餉司孫止孝孫士
髦以營冊參差射覆曖昧夫營冊之混自有營
將王靖東楊國威任之至監軍之孫止孝則隔
一層矣至餉司之孫士髦則又隔一層矣在該
道磨覈之偶疎在餉司稽查之無自均坐侵尅
恐止孝不服士髦更不服也二臣拮据虜儆倥
傯之際均有微勞而皆不免於就逮論者惜焉
王忠孝以米糧壓欠爛惡短少吹索猫鼠誠難

辭罪但歷欠亦品別矣有未補之前欠有未放之新欠有一鎮之全欠有一鎮之偏欠推情而論餉司不樂稽遲也漕米涉行千里淋雨數旬不免黴爛自是臨清衛運官陳述職經管已經監覘查參忠孝未能執法駁懲稍從寬假亦姑息之過也放米短少自有守支監放等官種種多手餉司心目所不到之處則誠有之扣尅則莫須有也臣聞忠孝領到月餉原鞘兑發漕米亦就廠兑發耗米一槩節省人方許其有清望何

一旦狼狽至此憶昔忠孝詿差之時已慮有今日噫果然矣忠孝不然以監視之忝逮而怨以臣部之差逮也無惟乎迄今奉差者視加湯火即順序相加辭甘任受退恐規避之蒙譴進恐法網之不測不止司屬以此差爲危途臣部亦以此差爲怨府矣然使止碍人情無碍政事臣部甘任怨而不辭夫人情厲志於肩難則亂絲可治盤錯可解灰心於昌險則首尾益熒叢棘益滋故捷予一息肩之期曲引一驅策之路輿

久任責成者另一機括也不然人沿一人日漸
一日將邊儲爲逮繫之地未任而精神意氣已
沮喪無餘賢者垂首於旦夕莫必不肖者反藉
口於涇渭不分餉累人人亦累餉究竟何益於
餉騰之效哉故臣前請將密雲餉司改三年爲
一年非爲人情規便乃爲餉務圖成也伏乞
聖慈矜允將已逮者
宏開三面續差者改差一年庶幾感激鼓舞之下人
情競奮而政事必有改觀矣

崇禎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具
題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餉差原有舊制近復奉旨如何又行紛請奏內
處分各官情罪甚明該部向無糾劾友為曲飾寬
解是登餉屬勤公之誼今後還著選擇廉能題任
司餉裕儲奏功朝廷自有優勸欽此

覆邉餉遲發司官量罰疏

題爲軍餉匱乏已極民運勢難再緩懇乞題催以

濟時艱事崇禎五年十月初三日戸科抄出該

臣部題前事本月初二日奉

聖旨邉餉按期給發屢旨嚴飭據稱淮課已經解到

該庫奉有部劄何又遲十日始發顯屬藐玩着查

明經管司官議處吏部知道欽此吏科外抄到部

隨卽劄行太倉銀庫卽查大同鎭夏季銀給發

稽遲緣繇逐一查明呈報本部以憑咨會施行

去後隨准吏部咨前事內稱查得疏內經管員
官職名未載無憑議處煩將該庫經管司官職
名并遲發緣繇確查過部等因准此又據管理
太倉銀庫本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劉彥呈稱
照得職庫一應給放餉糧惟憑堂劄爲主劄到
之日復候總理科院掛號給相同始敢按數
會請總理科院于每月一六日開庫之期照劄
給發非職所敢擅專也卷查大同鎮夏季餉銀
本部于六月十六日劄發本部倘收張儉領運

銀六萬兩總理科院號結于本月十七日到庫彼時因二十一日定放四月米折遂將前項改限先期于二十日面同總理科院給發訖又八月初三日劄發委官顧承爵領運銀三萬兩號結于本月初八日到庫因庫無存貯無可措發至本月二十四日淮課三十三萬始赴庫寄尚未有完狀投遞至二十六日又值總理至工部衙門會收事例銀兩至九月初一日本解完狀始得投庫本日將解到鹽課銀兩面同科院

給發訖又八月二十七日劄發顧承爵找夏叅
餉銀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八兩零至九月初四
日本委始將號結投遞查係相符初五日隨即
知會總理科院于初六日面同給發訖前件但
憑劄結完状一到按期兑發總理科院督率而
查覈之非職所敢擅自專發亦非職所可容其
稽延也伏乞俯賜䟽明一併咨覆吏部施行等
因到部該臣等看得邊鎮錢粮刻不容緩今年
因夏秋雨水阻滯外解絶少兼以塩課未到臣

恐給發後時故于盤課將至之日卽行劄庫該
庫自當星速火急乃延近十日始發似屬稽遲
然中間情節又不得不一剖白也從來發銀舊
規劄到之後又有印結付委官赴總理科院衙
門逐處掛號完日方投該庫內查八月二十七
日所劄之銀于九月初四日本委方始投結至
初六日值總理科院會同放銀之期始照數給
發訖是該庫原無徑自支放之權則亦似無有
心遲玩之咎如果時日耽延臣等當據實核參

遲錮錢糧何等緊急何等重大而臣等皆爲司
官一狗敢乎伏乞
皇上念莞庫之微臣事難擅發關會之衙門例難夌
越責雖難逭情覺可原謹會同總理戸工兩部
一切出入錢粮事務司禮監太監張彝憲合詞
上
請代乞
勑下吏部酌量薄罰庶職掌維明而情法兩伸矣臣
等無任悚慄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十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邊餉急需部劄既發號結何故遲延還着總理

及巡視科道查明掛號日期回奏欽此

寔衰真病〻不能〻疏

寔爲微臣真衰真病萬不能支懇乞

聖慈俯賜允放以正首丘以無悞邦計事竊照臣以

至愚極陋承乏主計拮据五載尺寸靡効先是

以衰病乞休者屢〻〻荷

天恩浩蕩或

切責或

諭留

雷霆雨露總屬生成自今年十二月初旬上章

請罷奉有時事艱虞托疾規卸之

旨臣實凛凛

斧鉞雖疾疢之在體惟忍死以撑持毋論古人所稱

鞠躬盡瘁以爲法程今又八月餘矣但臣之所

恃以致身者精神筋力爲

國家宜勞任事耳臣年踰六望七力綿任重百憂

感其中萬事勞其形蠢精神已竭而又竭筋力

已憊而又憊矣然使一豎不深厥幾一息尚存

臣猶未敢慭然言去也不意忽於本月十二十

三日偶感新寒遂發錮疾痰火爲祟寒熱交作
滿面浮腫潰裂成瘡顧十九日猶力疾入
朝二十日猶扶掖進署與臣同官及各司屬商畧
南北之災荒籌計齊豫之軍饟人多見而憐之
臣尚未敢自逸倏而昏暈僵仆半日方甦迄今
一遇風寒痛如刀割手足麻木跬步艱難只得
跧伏私寓延醫調理醫家見臣病危率多望而
卻走大都皆謂心血耗竭虛火壅於上焦脾胃
衰微真氣涸於中局投之涼劑則洞泄投之溫

劑則喘嗽言念及此則微臣性命之憂真在頃
刻旦暮間耳、臣若偃臥一日則廢一日之政務
萬緒臣若視事一刻又苦一刻之神眩目迷非
乞帷蓋之
特恩聽之反初服而親藥餌、必致風燭之偷蔭、終至
遘禍釁而誤儲糈是
國與身兩無當也、為此激切披瀝伏惟
皇上憐臣真衰真病毫無矯飾
立賜允放、俾正首丘、則

覆幬鴻慈奕世不朽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具

奏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練習精勤邦計深賴軍興方亟全藉轉輸着

即出安心視事不得以病陳請致有曠悞乂部知

道欽此

臣病轉深臣職愈曠疏

奏爲臣病轉深臣職愈曠再懇

聖慈矜放以全餘生以重

國計事頃臣以真衰真病萬不能支於十月二十

二日具疏乞休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練習精勤邦計深賴軍興方亟全藉轉輸着

即出安心視事不得以病陳請致有曠悞該部知

道欽此竊念臣　猥以愚劣叨濫度支譬諸庖

廚之夫而任烏獲之重不格明矣目今徵調四

出既苦軍儲未充災傷疊見復憂民生告[illegible]

拊心自揣負乘已多而

明綸猶許以練習

天語且獎以精勤

華衮存加慰留備至犬馬尚知戀

主頂踵何足言酬臣感激涕零除恭設香案扶掖望

闕叩頭外竊臣福過災生患症危篤初爲風邪所

襲加以痰火鬱結數日以來神益銷耗狀益決

裂面瘡初雖皺痂五官尚未盡失今且舌焦唇

破頭面一槩浮腫潰爛膿清即欲於榻前批發日行文移而目無一線之明頭涔涔痛眩不可忍舉筆而隨以僵暈矣夫陰陽之疹發乎面動乎形蒸為瘡毒此衆目所共見非若他症猶可矯稱粉飾者也臣以桑榆暮景遘此惡疾精神恍惚藥石靡效如失楫之舟汎汎無所棲泊又決非旦夕可望痊安者也

明旨戒臣不得以陳請曠悞而荏苒數日其所曠悞者多矣臣之一身即令溘先朝露固不足惜其

鑒

國出入大計係臣查得

熹宗朝原任戶部後改吏部尚書李宗延曾以面腫

准令回籍調理臣之疾苦實與相似蓋負薪拋

曹臣久汗顏於覆餗而延喘鵷行人且掩口於

樞機

皇上亦何愛一困頓衰憊之夫而不

予之生還哉伏祈

皇上憐臣萬不得已之情萬不能支之勢一字無餘

成例可援

慨賜允放儻得生入里門使樵夫牧豎知

聖朝不棄四十年簪履之舊臣實

浩蕩之

特恩也若以臣久玷計廉茲復成殘廢

譴責斥逐亦所甘心臣病深情迫語無倫次冀惟

皇上矜宥施行臣不勝生死啣結之至

崇禎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具

奏本月二十七日奉

[illegible]自軍需正亟部務殷煩前旨諭令已暸着係[illegible]

出親事不得再稽誤部知道欽此

病已垂危力難再出疏

奏爲微臣病已垂危力難再出謹忍死哀鳴以祈

且夕之生以逭瘝曠之咎事原者臣以老病兩

疏乞休歸於十月二十七日復奉

聖旨軍需正亟部務殷煩前旨諭卿已明着恪遵即

出視事不得再稽該部知道欽此竊念臣衰病已

極邇

聖恩尚眷留撫已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會計至重且

新旨戒不得再稽臣有心胸寧不知懼第臣於床褥

呻吟中再四思維傷痊可有期自當[illegible]
君命如殘喘可續何辭竭蹶以供臣職惟是狗馬之
症與日俱進漸入膏肓並無起色一切衰憊昏
暈之苦龍鍾潰裂之狀見之駭目聞者傷心已
自分旦晚化為異物安得不控籲以乞
皇仁臣即從今溘然逝往亦恐不能生入里門矣況
臣部日行批發文移題覆章奏累累見斥關係
重大稍不經心經目動有舛錯居恒每延見司
屬悉心商確今直僵臥斗室居恒必翻閱卷案

殫慮勞畫今且都付塵封知識昏眊耳目聵聾
國計之煩重如彼而臣病之阽危若此爲是中心
如焚火愈熾而水愈涸遍體沉痾背若芒而坐
若鍼雖欲勉進藥餌饘粥亦萬不能下咽矣
皇上以軍需正亟
詔臣之出而臣則以孱軀當軍需之亟而不得不去
皇上以部務殷煩
詔臣之出而臣則以病體膺部務之殷而不得不去
緣臣待罪五載夙夜務殫伎倆已竭襟肘盡露

前未衰耗猶不如人況已衰老益甚乎難[illegible]

猶無寸長況已病之甚乎是留之因須

皇上暫緩之

洪恩而於臣積有丘山之督負罪滋深故之實感

皇上惟益之大慈而使臣得偷且夕之生戴德何極

臣所爲忍死哀鳴者言止此矣伏祈

皇上速簡精力強固才幹優長大臣主持邦計或擬

近日兵科患病尋缺先行委署將臣

立勝罷斥以爲庸老衰病不堪重任之戒微臣大局

之報顧矢於奕世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具

奏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大臣宜以君命國事為重卿素著勤恪何得不

遽屢辭尚爾托陳着即出視事勿再稽延了部知

道欽此

臣病千真万真絕無矯飾疏

奏為臣病千真萬真絕無矯飾恭承

明旨督責不勝惶懼再祈

賜假調理徐圖進止事該臣自嚴於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具奏為微臣病已垂危力難再出謹恐死哀鳴以希旦夕之生以追深曠之咎事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大臣宜以君命國事為重卿素着勤恪何得不遵屢旨尚爾托陳着即出視事勿再稽延該部知

道欽此竊念

君恩至重頂踵難酬

國計紛紜時刻難誤臣叨目

西朝恭養馳驅四十載風塵勿擬一字歷終身如一

日豈今日敢有托陳媚茲一念亦終身如一日

豈今日遂甘恝然祇以恐死須臾之身無能仰

佐

廟謨萬一匪漫附於知止知足實深懼夫負

國負

君是用頻灑血誠待瞑里門耳茲荷
聖明責以不遵屢旨
諭以勿再稽延臣誠悚惕
天威措身無地桼臣具入桑榆數復屯蹇旬日以來
延請醫官傅懋光等內外交攻標本兼治以藥
餌代粱肉以扶掖爲步履深欲幾幸損疾之吉
而終不可得也間遇緊急公移章奏或召書胥
直入臥內僉押用印唾涕汙穢面目瘡毒惡疾
難掩醜態畢露時而昏暈如醉時而切齒忍痛

支離自憐塗面不堪二豎既已爲祟五官因而
不靈似此萬分沉痼之夫豈堪尚擔會計之重
臣雖欲力疾視事仰答
君恩而天若限之人且奈何爲此萬不得已仰乞
皇上鴻慈憐臣病困已極
俯賜寬假調理儻徼
聖主之寵靈臣狗馬病軀漸有起色自當報名
廷謝入部視事若其潦倒如昨跬步難前然後再
申

前請積至誠以動

天聽庶進退不至於狼狽而風燭胥荷於生成矣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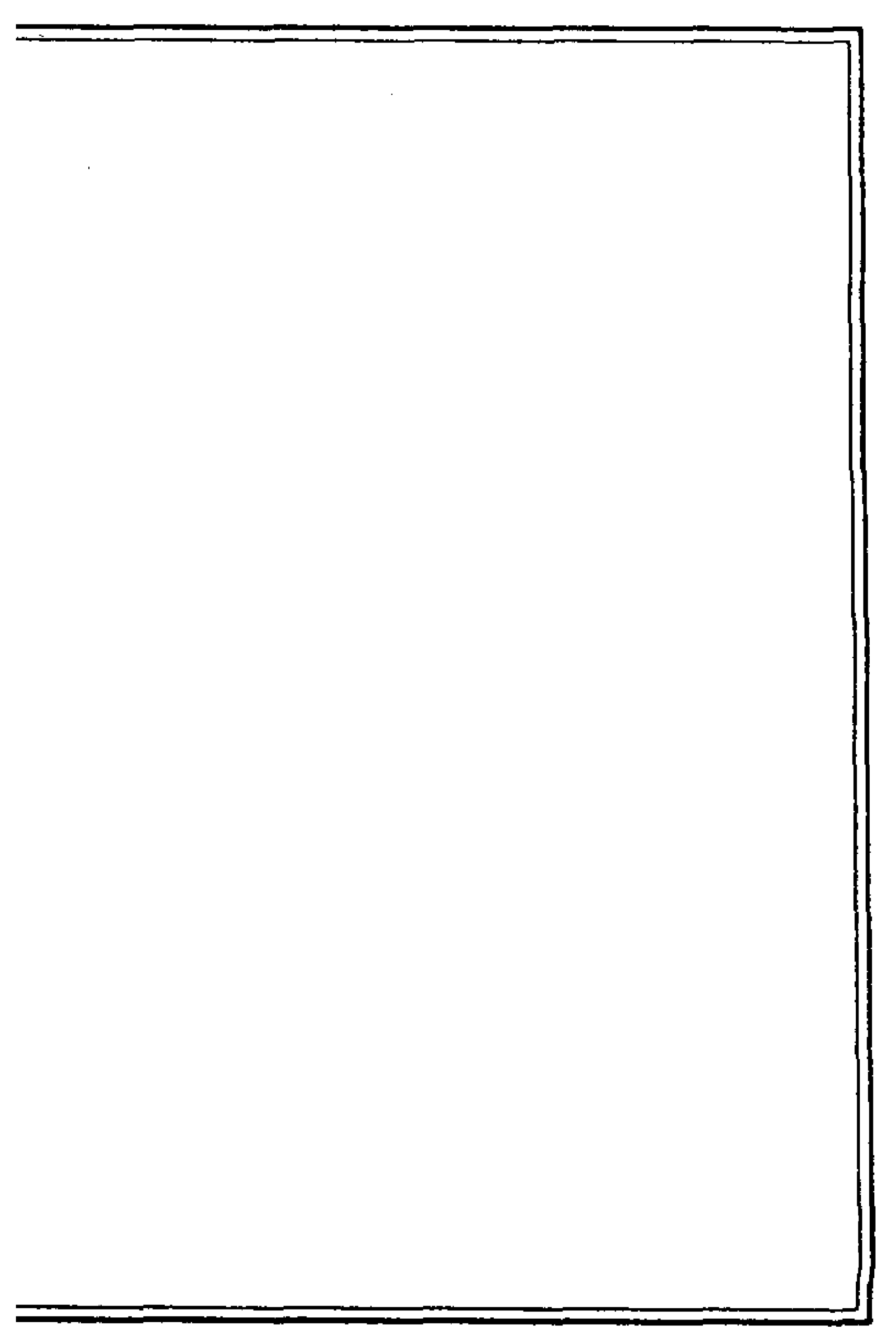
自嚴可任惶悚哀祈之至

崇禎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具

奏本月初六日奉

聖旨計務殷煩艸還遵屢旨速出不必請假該部知

道欽此



原缺

爲事未幾沉痾轉劇疏

奏爲微臣視事未幾沉痾轉劇欲去不敢言去欲

支不能强支懇乞

天恩俯賜寬假以便調理事臣自嚴衰病已極荷蒙

聖恩不即棄捐乞休未

允乞假未

允感

君命之爲重覺任命之爲輕故不得已自本月十二

日力疾再出意謂弭此餘生以仰荅

邪遇又謂幾年損疾以再効驅策不意衰朽之年
病而諸症交作入暑用經半月且日深日變也
先是臣病爲鬱熱所激面口赤腫潰裂爲瘡頭
目昏眩寒熱間作蓋元氣虛而邪氣勝也繼以
寒凉之藥投之脾胃作傷飲食不尅矣又以發
散之劑投之五內怔忡于夜不寐變爲自汗盜
汗等症晨起若氷霜之透於肌骨矣從前精力
頓減十九蓋邪未伏而元氣愈虛也臣以衰齡
而得此疾大類不起之症用是寢憂寤懼而又

國計在兹未敢靜攝目今謝絕人事謝絕賓客止
留一副精神付之軍
國入署而定喘息者數時乃展閱案牘而精神復
爾昏憊抵寓而貼床褥者數時乃二豎膏肓兩
徹夜又不安眠諸醫屢試藥餌無靈河魚腹疾
臣自知之若面孔若步履若氣色則自班聯以
至輿隸人共見之矣臣撫躬自悼蚤夜思維驕
踳欲去而
明綸方沛斧鉞有赫豈臣子肆志之時低回欲留而

國計至重沉痾難痊豈隱忍支吾之日無奈員
天聽容臣寬假調理
別委侍郎一員署印倘徼
皇上之靈得不溘先朝露當再鞠躬盡瘁以報
國恩不然而病實爲之臣力無如之何臣心無如
之何
皇上即不遺簪履其能淹臣之風燭也臣冒死陳情
毫無矯飾伏惟
聖明垂憐爲臣冒嚴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

奏十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卿司計勤恪偶恙着暫調郎出以副委任印不

必請署該部知道欽此

會題撫賞查明俯垂鑒宥疏

題爲撫賞查覈已明部題收銷懇祈俯新

聖明俯垂鑒宥事竊照撫賞一項事關邊情雖云彰

駕馭之雄圖實以備綢繆之遠略不料邊弊相

沿奸熊百出年復一年遂成痼疾而莫可問

皇上念切邊防思深蠹剔逆遡從來而一清之內責

膝徇外責破冒凛

明旨之有赫窺

聖慮之淵深撫非欲懲前毖後革故鼎新俾金繒不

飽奸貪尖羊承戴贓除耳臣即嚴飭自[illegible]
罪以來日夕惶悚臣鳳翼當受事伊始之時兢
切冰淵思得徹底清查條分縷析俾部邊各有
責成出入承無朦混或可少追積愆萬一幸內
外諸臣經年磨算竭力殫心纖毫罔漏內部所
發之數與三鎮所收之數一一相符三鎮所收
之數與三鎮所發之數頭頭分剖三鎮經管收
發之人與各年侵冒挪借之弊層層剔出已經
逐鎮查覈具覆并造簡明清冊上陳

御覽俱奉
明旨隨咨三鎮撫按監視一體遵行從此頭緒一清
諸奸莫遁應追補者當無不償之金錢應銷算
者亦無不清之項欵矣臣等各抱鬱衷從未敢
一言申剖者原以俟查覈既畢自有水落石出
之時值茲情僞立分
天日爲鑒臣等不敢朦徇之微情已在
日照月臨之下何敢復有陳瀆但兩部職掌各有司
存兩部分發各有欵額撫賞事隷兵部然樞臣

亦不敢自主也每歲邊臣以撫賞缺額循例[illegible]

兵部據咨具題奉有

俞旨下部而後加數劄太僕寺給發是兵部之所發者一一遵

明旨所允發而未敢朦徇也戶部職專司計每年題發宣大山西年例皆屬主客兵餉雖督撫自該鎮餉庫取用者並發爲撫賞之具然餉司按季

奏繳者終列於主餉客餉之中夫以餉責之戶臣查自萬曆四十一年起至崇禎三年止大同鎮

共欠發銀二百七十四萬九千六百有零宣府
鎮共欠發銀一百一十七萬一千九百有零山
西鎮共欠發銀一百六萬二千五百有零俱經
開列備陳
御覽歷年以來止有積欠難消何從浮發未減其未
敢涉於朦徇尤易明也玆三鎮應減之數已於
崇禎四年冬季年例內專疏題
請減發奉
旨欽遵永以為例矣第邊弊叢蠹有年臣等從歷來

諸臣之後無術摘發至煩
聖慮焦勞
明旨詰察而始積弊立破群奸就懲此則臣等奉職
無狀之罪莫能自解倘蒙
皇上宥其冥愚少寬
斧鑕姑賜罷斥以示弘仁此則
天地浩蕩之恩非臣等所敢冀也至於兩部司官從
萬曆四十一年起至崇禎三年止歷十有八載
矣自原任車駕司郎中許成龍以及倪嘉慶原

任山西司郎中馮上知以及喻思慥交代迭更

歲計月計共六十餘員今存亡升沉不一途矣

然所司止以案呈爲職耳在兵司題賞者皆奉

旨而行在戶司題餉者悉循例而請不獨不敢朦狥

亦無所容其朦狥也仰祈

皇上矜原念查覈之既清鑒已往之無弊槩

賜寬宥俾中外臣工僉悚惕于明察之莫逃更交勵

於勸懲之有等則風雨露雷總屬

上天仁愛矣至於書胥如戶役沈應聘兵役許允濟

等共一十三人逮繫

詔獄已經一歲又半矣該衛奉

旨拷訊至再至三有無情弊已莫逃于

天鑒原奉有各役俱監候候查明奏奪之

旨今查覈竣矣謹遵前

前旨一併奏明以俟

聖斷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具

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戶部餉賞不分兵部據咨將請情弊顯然何尚
以奉旨循例爲辭今正須逐年挨宪各官侵肥實
情徹底清追併經手司官胥役通侯查明奏奪那
等國之大臣還宜懲前毖後加意剔釐以副委任
不必合詞引請欽此

病勢委頓醫藥罔功疏

奏爲微臣病勢委頓醫藥罔功部務殷繁乞[illegible]賜

治再懇

天恩俯憐允放以無誤

國計事臣自嚴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具微臣視事

未幾沉疴轉劇一疏再懇

皇上委侍郎一員署印容臣在寓調理嗣准吏部咨

十二月初一日恭奉

聖旨卿司計勤恪偶恙着暫調即出以副委任印不

必請署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誦
溫綸涕零如雨隨匍匐床褥間叩頭訖竊念臣自歷
待罪討曹碌碌五載每遇疾痛未嘗不迫以勝
天然而寒暑爲祟藥餌尚靈未有表裏受症如今日
委頓之甚者也臣前四疏乞休荷蒙
屢旨慰留臣不敢顧惜微軀辜負
高厚扶病入署面腫唇裂之狀同官司屬無不見而
憐之食少事煩勞觸疾動更變爲盜汗自汗勞
瘵虛怯之症萬難支撐乃又具疏仰控尚不丞

悲欵求去但

請委署寬假調理亦幾幸旦暮可起圖報

聖恩萬分一也即

明旨不允署印止容暫調或亦

憐臣狗馬之軀未必即塡溝壑尚堪收駑力于桑榆

也

覆載鴻恩幸未棄臣犬馬戀

主豈甘自棄無奈福薄災甚日憊一日近日杜門以

來又將浹旬更方易藥十無一效病在頭目欲

宜其表、而虛汗淅瀝、寒噤不寐、病在毛孔、欲攻其裏、而虛火上炎、耿掉如昏、不惟面目可憎、已成廢疾、抑且神情盡脫、幾爲異物、兼以脾土下陷、中氣閉塞、痰嗽不絕、奄奄待斃、臣所以一旦危篤至此者、緣臣性癡認真、好勞惡逸、行年逾六望七、文移冗棟汗牛、而嘗于熇蒸慄烈之中、勉與簿書爲晨夜、即偶有風雪燥濕之感、亦耻以枕簟作生涯、積漸而發、驟難救藥、病加小愈、固其所也、使臣向者四疏以後、于月

天威再行補牘或未必至此而臣惕息
君命勉強嘗試以致客邪乘虛變症疊出則臣命也
雖然臣命在天不在醫自今以往更不在天在
皇上矣
皇上憐而放臣俾得以乘間調理少延視息是膏白
骨而肉之也即不然而生入里門令終牖下勿
致以病廢緜曠得罪
國貽羞中外則幸亦大矣盍臣部非比他署可從
容卧治者也辰下部務填委歲序更新提來歲

之糾結今歲之緒全在殘臘一月臣臥病一十日
則百慮填胸臥病兼旬則彌年失計臣部雖見
有侍郎二員而印在臣寓勢難代理雖有十三
司司官而臣在病室何從禀成目今
皇上宵旰于上百執淬勵于下而臣獨以衰病殘軀
僵臥私寓廢
朝參而閣計務慚愧與惶懼交集其能一息晏然
藥餌間邪用是不避煩瀆再瀝血忱上
請伏祈

聖恩矜臣病已危篤萬目共矚
立賜罷斥回籍其為臣一身性命惜者猶小所以為
國計邊儲慮者實鉅矣臣不勝伏枕哀籲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具
奏本月初七日奉
旨覽奏事方殷軍需正急豈計臣自遂之日卿詳練
素著精力有餘着即出恪職視事毋得頻請致稽
部務吏部知道欽此

沉病難痊曠職滋懼疏

奏為沉病難痊曠職滋懼三懇

天恩矜原放免以無誤邦計事臣自嚴于本年十二

月初四日因病勢委頓醫藥罔功具疏乞

恩允放嗣准吏部咨本月初七日恭奉

聖旨餉事方殷軍需正急豈計臣自遂之日卿詳練

素著精力有餘着即出恪職視事毋得頻請致稽

部務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讀之不勝感激不勝

悚懼又不勝悲歎也夫人臣遭時遇

主沐
恩深重不能謹疾致身仰壓
眷諭之諄切即石人亦且泣下四郊多壘
宵旰未遑忝司會計而淹淹牀第頻煩哀籲爲首丘
牖下之謀即木偶亦當赧顏況臣備嘗險阻積
歲拮据一疾不振頓委前勞殘機未就儆徇可
惜則亦不禁聲氣俱咽也聞
命自天有不蹶然思起者豈臣誑盈人情哉無奈膏
肓根錮方藥技窮困憊不支之狀臣前二疏已

傳陝夾大都面瘡作楚已難施其肩目所最苦者益汗不已積成瘵怯蓋至日閉藏冬汗原犯醫家之忌元氣消損盜汗尤非衰老所堪說者謂汗為心液心血耗竭虛火上炎故得此症必非覘息火存之兆迄今徹夜無眠興居失節較氣受傷羸骨僅支向猶勉繕章奏今則神昏于覘草疏向猶強治文書今則手顫于署紙矣每當病魔乍退之餘報

主一念耿耿方寸始省身在床褥以來

斷計算徵多所疏漏以爲殖于贓
殖于公署等費損耗賦起則榮愧支離作弊欺
樣所股備貸濱倒溺淮事此則與扶入纍尚鶴
與辦事乎尚能與同官司嚴籌盈縮商多寡而
上下其議論乎不能而強以必能恐心計轉迷
能使權衡無差于部務之毫釐而適以逃風漏
之權務悉當奈
聖明所俯鑒也用特請
明旨一則曰諳事者爲一則曰許練素者夫識逆者

馬閱歷艱頓乃垂首病鶴鳴食俱廢臣實無能

爲矣

皇上不念及疆事臣猶可苟延調攝念及疆事而壯

夫馳騖不足者欲以衰病高枕圖之恐日就廢

惧破綻侵尋乃始言去爲身爲

國無一可者臣所以瀝血哀鳴望

皇上決計蚤放者也臣病爲氣竭語無擇音伏乞

聖明鑒臣情非假託勢難卧理

垂帷蓋之仁以予骸骨速清疆之選以佐安攘

[illegible]議[illegible]着[illegible]則

國計者甚臣愚幸甚[illegible]不勝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具

奏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屢旨諭卿已明何又連請大臣宜遵君命豈容

自便身圖着即出視事不得再稽該部知道欽此

繳事例　聖諭疏

題爲傳奉事崇禎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該臣等

會極門接出

聖諭朝廷設官分職原以任賢用能非可别開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貲並與選授止爲科目正途以外未盡之才因以此鼓舞俊秀招徠急公立法未嘗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煩興羣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事例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徒之費然而一時偶屬權宜事久必

滋弊書吏途紛雜各醫混淆有貲即可得官[illegible]
俱在勿論甚而儼然民牧掊尅取償貽厲尤為[illegible]
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痌瘝而開納不除則源
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諭爾戶工二部從今為始
將近年新開各項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曾經納
過者姑准照例序選此後不得再行援納仍將議
定欵月條件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示吏部遵守
不許朦朧影借致滋銓弊特諭欽此欽遵臣等部
承

天語俯繹
明綸單典繁費愧無匡濟之才弊實叢生未審名器
之重以致捐貲者無分苗莠而授官者不問生
平借冠裳以誇閭里繁纓尚為可惜假事權以
恣剝尅桼指抑又何堪徒生奸頑不肖之心盡
失鼓舞招徠之意其捐少而願奢實醫瘡而剜
肉臣等質本庸劣思乏深長伏蒙
皇上遜稽
典制顧念民瘼思收材而防濫欲潔流而澄源乍漫

爲滓既願悉入搜羅敢類匪人未許從前積
習其已納人無觖望之心慎于將來誰起覬
之念從此仕路一清輸將與登庸並用積實民
杜官戚與民隱俱存良法美意酌古紐今而
行之永遠無弊者也除款目條件容臣等詳加
商確另行開列具
奏外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緘合
進繳爲此具本謹具題

知

崇禎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

同奏延鎮差官解餉稽遲疏

奏爲遵

旨回奏事本月十二日該戶科抄出總理戶工兩部

一切出入錢糧事務司禮監太監張彝憲題叅

延鎮解官樊問知解餉遲悞等因本月初十日

奉

聖旨嚴鎮軍需甚急樊問知領解玩悞好生可惡且

着革了任戴罪押解速赴該鎮交割仍着該撫按

一面嚴催防護應付毋致躭悞併將他何日過單

何官起解何日到鎮一一奏明另簽派備差官
諭兵部遴擇的當刻期迅速何又輕委泄泄着該
同官俱奏至部時應有定程何縣枉道供應着經
過驛傳官奏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
議得
明併不勝惶悚隨即移文河南陝西延綏撫按督押
本官星速解納謹加防護務保無虞及將過里
起解到鎮日期并經過驛傳枉道應付行文各
經管官逐一查明回

奏外及查胥餉差官一節該臣部陝西司司官回
奏今新任郎中劉孔敬于崇禎五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
命下陞授原非本官經手之事不便責令回
奏前任郎中范廷弼今陞湖廣漢陽知府五年十
一月内以查參錯悞回話奉
旨于新任降三級管事業已赴任去訖臣待罪堂官
相應查明據實回
奏臣部邉餉浩繁差遣不一遵奉

擬依于別衙門空閑官酌量取用又新奉
明旨以後實解進例亦須擇人臣部遵舉查取各衙
門印結確當方行遴委查延綏五年秋季年例
應解銀十萬二千九百兩三分除扣抵外實應
解銀九萬九千三百一十五兩三分內該鎮委
官周于德先領銀四萬兩仍餘銀五萬九千三
百一十五兩三分需官押解進光祿寺署監事
樊問知呈稱不憚險阻情願領解該司遵例移
取該寺印結隨于崇禎五年十月初六日具題

委解是臣部以印結知信其監事之確也以監事信其身家之勝任也期于銀兩無虞而止至于領銀出

都取道迂直則非臣部所能預料者今該鎮餉司曠昭因餉不至天聲疾呼總理內臣據以查參

奉有

前旨臣部隨喚該鎮委官王國英查審據稱繇

京師至延鎮原有二路一繇真定經山西汾州至延綏二千里有餘冬日一月可至一繇真定經

衛輝河南等府入潼關以至延綏約四千里有
餘冬日三月可至皆屬正道問知領銀
陛辭在十月二十四日據延鎮餉司于十一月二
十五日具呈內稱差兵候至汾州過月未見其
取道河南必矣舍近就遠臣不審問知果是何
見或者以汾州一路近日流賊縱橫寧費時日
而不敢冒險嘗試乎果爾是其爲邊餉計猶不
失爲過慎也惟是問知爲開封府密縣人距入
潼關之河南一帶尚數百里若舍銀而輕身赴

密或攜銀兩途中經密先私後公將安所逃其

罪臣不能為問知解矣總之

明旨所云何日過里何日到鎮何縣柾道供應者已

自

洞照無餘是在該撫按與驛傳官查明據實入

告恭聽

處分當自無遁情也若夫輕委泄視臣部萬萬不敢

出此但以嚴疆待哺之急而臣不能剔弊精敏

設法速解以上盼

君父之焦勞則悚惶無地矣謹將樊問知題參始末

并枉道情節遵

旨回奏惟

聖明鑒宥焉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崇禎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具

奏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樊問知係查明參奏並廷鞫已經降處姑寬免

欽此

遵旨奏繳勑印緣

題爲遵

旨奏繳

勑印事該臣爲欽奉

明旨事題

請左右侍郎照舊分管新舊餉務等緣繇本年正月

二十六日奉

聖旨錢糧繁重報部一冊左右侍郎分覈會覆依議

行勑印不必仍舊欽此欽遵准左右侍郎傅淑訓

劉榮嗣差官賫送查覈新舊餉務并事例錢法

各

勑印到部該臣看得部科新故查覈等差已奉有停

止之

旨而臣猶諄切疏留者蓋慮及不專勑則責成不力

恐以省事滋廢事也

皇上斷然收回

勑印而仍令左右侍郎分覈會覆是于滌須去冗之

中猶切率作熙績之意臣仰奉

明綸咨行兩堂

天語遴選料無不協恭分理以稱綜核之治者所有

勑印相應遵

旨賚繳惟是錢法侍郎　勑印奉

旨特設在天啓元年八月內事例侍郎　勑印奉

旨添設在崇禎元年七月內似與新設查覈等差不

同臣因前

旨停止專指邊鎭糧餉而言至錢法事例吏部新題

分管原不在停止之列即今奉

旨勑印不必仍舊亦從單及查餉兩差而兩臣敢再
錢法事例勑印并求
奏繳臣欲不繳則兩臣之懇祈甚堅臣欲徑繳恐
于
明旨未當且慮將來事務叢脞臣獨力有所不能周
更議復設則臣今日不先奏明之咎滋大矣伏
候
聖明裁奪施行
崇禎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具

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知道了錢法前已有旨勑印不必繳停止事例

款項如何不奏着即奏明候奪欽此

目病不痊曠職滋甚疏

奏為目病不痊曠職滋甚仰懇

聖恩垂憐

[illegible]放免以便調理[illegible]無悮

國計事臣[illegible]待罪計曹六年于茲乞休之章凡

十數上病困則不容不呼

天呼

父母而稍愈則不敢不

陛見受事益生逢

堯舜之君何忍自棄矢竭犬馬之力無敢懟然故未嘗作無痛之呻吟亦未嘗堅必去之志向勿欺之義臣盟之素矣無奈臣以踰六望七之年當此錢穀繁劇之任老至病侵數奇症怪眞有日異而月不同者前省滎官五内悚仄用不得不再哀鳴哲籲于

皇上之前憶臣客冬痰火爲祟怔忡盜汗已成匜瘵之形維時多方醫診或言宜先清理或言宜先補助清則效遲而後無害補則效速而發恐劇

臣時氣息奄奄、急圖步履、勉服補劑、漸漸有起色、

累疏乞假、未荷

俞旨、趨值

聖壽元旦屆期、只得追隨呼

嵩之後、然而久病乍起、正如虛禀御風、空華盛氣、表

雖外盈、實中虛、兩目熒熒、漸艱睹視、即欲復

申前、

請緣歲序方新

元良有慶、不敢遽以病

廷及二月初六日右目赤腫寒熱往來頭面俱腫

連作經主初入日滋甚是月勉赴

講散九刻皆見而憐之然自初九日以至十一日臣

猶力疾入署恐痛辦事已而視愈不見兩目俱

病瘡溢難開痛如刀割淚如雨注內服涼劑外

用洗藥絕不見效蓋至今日而醫之言驗臣之

病始不可支矣十二日

朝日大典亦惧陪祀今且竟日閉目偃臥私寓晨

日羞明漸增翳障索牘紛至都付寢閣兼以虛

火上蒸兩耳雷鳴蟬噪不辨人聲與聾瞽何

異潦倒如此尚堪爲

國家肩宏任鉅夫人臣之所恃以靖共職業者

心志耳目也心志虛眩尚可借耳目以披閱聽

受耳目不靈則心志雖堪酬應張張瞶瞶舉

止成謬言動受欺況錢穀詳細之地尤未可以

冥冥決事者也臣部日行文移題覆章奏不可

時刻稍懈刻刻就延臣既耳目受病觸之不見

呼之不聞自司官司屬以至胥役昭然共睹若

毋溢竽一日則悞臣部一日之事臣之罪不啻

誅矣伏祈

皇上察臣目病非假已成篤癈

憐臣籲懇情眞竃無矯飾亟賜俯允回籍調理

速選賢能代理部務但得

國計軍儲不至重誤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六年二月十五日具

奏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邦計最重卿老成諳練方切倚任偶患易痊着暫調卽出視事不必陳請該部知道欽此

目青失明臣職久溺疏

奏為目青漸至失明臣職無容久溺謹瀝血誠再

懇

速賜允放以無悞

邦計重務事臣自嚴於本月十五日因目病不痊

曠職滋甚備陳病勢潦倒之狀具疏仰籲伏聽

罷免續准吏部咨本月十七日恭奉

聖旨邦計最重卿老成詳練方切倚任偶恙易痊着

暫調即出視事不必陳請吏部知道欽此臣感激

渝零扶掖叩頭訖因自念司計六載積勞
比以積衰多病無歲不乞骸煩瀆
天語之溫罔補涓埃之重茲者復以目疾陳情深懼
瀆聒爲罪不圖
聖恩高厚仍加
勉留慚詳練之
褒褰足欲奮感易痊之望枯骨知春
上未厭臣臣實戀
主一息苟存寧忘報塞惟是數日以來集醫選藥攻

補禆施、無奈病根非一日之積、藥餌鮮立效之功、因憶客冬、初患在面目生瘡、及宜利之、而遂得盜汗、繼患在盜汗虛怯、及升補之、而今又得目眚、醫家止有此藥力、日試一方、補無功、宜且有害矣、臣身止有此元氣、日削一日、且不受補、更不勝宣矣、且臣受病之原、固緣年力衰耗、薄福致祟、亦繇心血消枯、積勞爲殃、蓋臣以衰年、肩劇任、五六年間、視漸昏、而務竭其明、累牘必竟、心漸迷、而務極其算、瑣務必周、自惟以勤補拙

以勞救過不暇爲性命之憂而神太役則竭

過用則敝遂滋爲耳目之患昨臣初病目所患

第在赤腫癮痛耳及瞪目視之字畫尚覺分明

今腫痛少減翳障愈深雖極目審視而蒼素茫

然雖執卷迴環而披閱莫解間令人讀之亦復

不能了了兼不便於點竄旋罷去矣夫人之精

神智慧盡萃於目目旣失明則亦土木枯骸芻

狗具形而已

聖明在上亦安所取於土木芻狗者而用之矧司部

何地尚書何官九邊命脉所係非閉目坐了之事也十三司奉行所關非面壁相向之局也暫調既未能痊遷延必至廢事以錢穀緊要之職十旬九病挨排藥裹之間已無望於率作以纒綿宿錮之痾朝可暮劇反覆呼籲之煩其何當於靖共計惟有瀝血乞歸差不重誤

國事耳倘

皇上憐而放臣臣得一意調理倫視餘息敢忘浩蕩不然而欲去不得欲出不能食不獲下咽寢不

獲交睫焦心溺職虛火益炎必將捐[illegible]性命

以殉之臣不足惜而

邦計之積敝釀玩所損多矣臣病必難遽痊臣勢

必不可留口占拜疏千難萬苦惟乞

天恩即賜罷免特寬帷蓋之路

速委左右侍郎署篆

亟選賢能大臣主計庶免再煩呼籲屢瀆

天聽而且以重誤

國計爲也臣自嚴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六年二月二十日具

奏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勤練素著邦計正借持籌昨諭旨已明何得以偶恙頻請着祇遵即出視事勿再稽延該部知

道欽此

滕目萬難乞計誤身更以誤之疏

奏為滕目萬難主計、誤身更以誤

國事罷已遲徹

恩非敢謹灑泣三籲

聖慈速賜允放事、臣於本月二十日因目告甚苦計

務坐壅冊、

懇乞休、致奉

聖明垂鑒無不得

請復於本月二十三日接邸報奉

聖旨卿勤練素著邦計正藉持籌昨諭旨已明何得
以偶恙頻請着祗遵即出視事勿再稽延該部知
道欽此荷
溫綸之有加慚報稱之無地苟犬馬微力可竭即雙
眸併枯何憾然他病猶可勉強惟目病委難支
持臣實錮疾非同偶恙不堪持籌是用瀕
請藎司計何地今日司計何時其不能以冥冥從事
也明矣臣目旬日以來初患赤腫既患翳障羞
明惡風大類矇瞽伏案披牘如同面墻閒遇天

目睛明畧有一隙之照瞪目讀之曾不及二三行輙復閉去或用藥湯淋洗既閉强開小有批註裁決一二緊要滯牘次日必且腫障加甚并一隙之照亦不可得矣見今公移科抄多付塵閣即有原奉

旨速覆者亦不能寓目矣臣每一思之遍體戰慄汗出如雨掩面欽泣自恨不辰復叩之醫者云目者心血之精華心血虛耗則水衰火盛中於肺肝感於二目故心一動而目受之目中不容

着一物心中不容著一事非謝事靜攝難望痊可臣聞其言益爽然自失五內如割嗟乎是天實絕臣以驅馳之路而臣亦自絕其獻靖之階者也夫景逼龍鍾不病亦宜昏眊任膺繁劇不病亦恐盲昧況一病潦倒已成聾廢尚堪貿貿持籌濫竽司農之堂貽羞當世之士耶方今

明明在上濟濟在下

皇上事事勵精諸臣人人競奮臣忝筦握

邦計統率司屬閉目相向成何景象即濡滯一朝

且不可況其久乎從此五官不靈耆日弊叢生必

至僨事

皇上將何以處臣而臣又何以自處也是臣留一日

則尸素之罪即深一日

皇上留臣一日則明作之功即悮一日

皇上自爲軍

國計立

允賜玦不待臣言煩聒者也

如謂臣言或有矯飾避其間不遣人

驗臣若目能視而以為不能視力能料理務

而以為不能料理者臣願甘受

斧鑕之誅伏祈

聖慈鑒臣憐臣真病真苦放臣還里俾得逭於悞

國之咎即瞑目首丘所甘心矣臣曷勝悚仄待

命之至

崇禎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

奏奉

聖旨未下